

水塔

雷加

光華書店

74.0.

82

# 水塔

雷

加著



光華書店發行



水

塔

雷

加

著

光華書店發行

水塔

著者 雷加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SHUITAH

LUEZIA ZHU

一九四八年一  
在大連印造  
初版三千册

目次

|        |    |
|--------|----|
| 一枝三八式  | 一  |
| 五大洲的帽子 | 二三 |
| 水塔     | 五  |
| 鴨綠江    | 八五 |
| 姊之家    | 一一 |
| 有仇必報   | 三九 |

三連二排，二十六個戰士，在第二線上防守着一個高四百米達的山頭。這個山頭是孤立着的，牠的尖削的山脊像瘦嶙嶙的貓背一樣。在山那邊隔着河灘，激戰正在進行着。但由早晨直到現在，敵人始終沒有向這裏發過一砲，而我們也不肯先開槍，這像是捉迷藏，你越是我找不到，我越是我好好的隱藏起來。

沒有槍聲的火線，在曹清林看來，比今天的天氣——沒有雨滴的陰天還要使他難受。他是這一排裏第一個高興硬打硬撞的漢子。他把右手掌在眼眉上揉了一下，眉峯舒開了；但心裏依然難受。

他轉過臉望望右旁的高大成，高大成像是睡着了，伏在那裏不動。在他的左上方，排長正躲在一塊岩石旁邊向下望。在這一排裏唯有排長一個人有這種瞭望的資格，起初

他非常妒忌；但後來他反而看定了排長的臉，企圖在這臉上可以看出點什麼，這時就聽見排長在嘟囔着：

「媽格×！費了一天的勁，一下子就糟啦！我就不信，這一羣活人會看不住鬼子，他用騎兵向正面衝，就該注意跟在後面的大部隊；你看，人家一擡就把山頭搶了。還有什麼話講，對面這個山頭一丟，敵人再把重火器運動上去，整個第一綫就算垮台；看吧！第一綫站不住腳，第二綫有個×用。」

第二綫除了三連二排之外，還有第五連在左翼，排長向左望了一下，狠狠地撒開右臂，在岩石後面坐了起來。曹清林看到這裏衝上去問：

「什麼？排長？讓我去……」

排長向他揮起拳頭，咬着牙根嘶叫着：

「好同志！你動什麼？難道怕敵人發現不了目標？……」

曹清林一弓身子退下來，他學着高大成，伏在那裏不動了；但他的下巴骨却在一擺一擺地動着，像咬嚼什麼似的。

第一顆砲彈震裂了靜謐的空氣落在一塊岩石上炸開了。在破片和粉散的石塊的飛濺中，全排的戰士們震動着。這時排長的聲音在間斷的砲聲裏像鷹鷲一般地掠過：

「臥下來！誰也不要動！」

戰士們都高興尊重這個戰場上的紀律，因為敵人的砲火，最怕我們伏下不動，這樣會減小牠的殺傷力到最小的程度；並且，當敵人以為我們退了或是死光了的時候，便大模大樣的摸上來，這時我們會像煞神似的由地裏鑽出來，殺他們個痛快。

烟柱吻接着低落的陰雲，戰士們伏在那裏艱澀地呼吸着，快要出汗了。砲聲響澈了山谷，地面震慄着，硝烟和黃粒的塵土刺着鼻腔，使頭發暈，彷彿大地在轉。

前一刻，他們覺得兵力還很雄厚；但現在他們失去了第一綫的屏障，像是一個伸在外面却沒有戴鋼盔的頭一樣了，並且敵人的砲火把他們孤立起來，使這條薄弱的戰綫在密集的砲彈下面，像一根富有彈性的蛇似的扭動着，翻騰着。牠也許會像皮糖一般的被扭斷的吧！因為他們沒有應援部隊，他們沒有配備一挺機關槍，他們僅僅是一個被敵人所輕視的二十六個戰士使用着十八枝雜牌槍的蹩腳的隊伍。

砲聲拖着沉重的尾音在山凹裏迴轉，彷彿一個巨人揮着鐵鞭抽打山壁。砲彈洞孔密密地圍住了山腰，戰士們張着陰沉的面孔在等待着一個山洪一般的衝鋒。

當一顆落在背後山溝裏的砲彈滑過山脊的時候，牠像劃裂了一塊綢帛似的引起一聲慘叫。排長預感到一種不幸，張開了嘴，輕握着拳頭蹲起來向右側望着。他的火紅的眼睛凸得怕人呢！

這時，一個紅頭漲臉的通信員由山底下爬上來，他望見了排長遠遠地敬個禮，同時

噙着喉嚨喊了一聲「報告」。排長躬着腰蹣下來，然後立直了身子向年青的通信員走去，問：

「是不是退却命令？」

通信員點點頭，順手把命令交給了排長，而他的頭在砲火底下永遠是朝着側面偏一點，彷彿這樣子可以躲開砲彈似的。

戰士們也跟着蹣下來了，他們疎懶得像是不願離開這裏似的打着呵欠，緩行的行列跟在排長的背後。有的覺得驚奇，小聲問：

「怎麼，退啦嗎？」

「還不見得通信員在那裏！」有的這樣聰明的回答着。

排長專心一致的，又像是惘然地走着。他走上兩步回頭看看，又走又回頭看看，終於轉過身來不安的問：

「方才是哪一個？」

六班副班長屈着寒顫的膝關節湊近兩步答：

「報告排長，方才我們班長，他……就那麼一抬頭，就碰着了彈子。」

副班長把左臂屈着伸出去，向前一壓地比劃着；但是排長沒有看他，反而皺起眉頭問：

「他呢？」

「他和砲彈一塊跌下去啦！」

排長把剛接在手裏的命令扭成拳頭在左手掌上拍打着，一邊咕嚕着什麼，一邊向山下走去。

有誰在說：「這真是該着，怎麼這麼巧呢？」

## 二

黃昏潛行在山溝裏。三連二排已經把砲聲留在背後，踏着狼糞，走上了連野草也沒有一根的險路。他們沒有唱歌，也聽不見一聲咳嗽。這是一匹在一天的飢餓，寒冷，戰鬥的神經搏動中疲憊了的巨獸。天空的陰雲低低的垂下來，像魔術師的手掌似的吞沒了周圍的山尖。對面的山坡上，有一塊方形的穀田像是一隻癡大的眼睛在望什麼。山下，沿着溪流的左岸，有一片蕎麥田伸展着，往日跳躍在陽光下的鮮艷的花朵，現在低着頭，聲息不動，彷彿一片嚴冬的積雪。蕎麥田的盡端座落着一個沒有炊烟的村子，遠處一片榆樹林混舍在陰雲中間，沒邊沒緣的。

曹清林跟在排尾同高大成一起走着，他倆要說點什麼；但是沒有誰肯先開口。他倆都是不大會說話的人，不過在排上曹清林的話要被人看重一些，因為高大成往往說得沒

頭沒尾。高大成矮一點，顯得比曹清林結實，就像他的眉毛又粗又短一樣。在他那黃色的面孔上，嵌着一雙昏黃的眼球，牙齒永遠粘着小米飯粒，看去什麼都是黃的。曹清林長着一張平臉，尖翹在正中間的小鼻頭，就像草坪上的一隻奸狡的小松鼠；但是在那薄眼皮下却閃着一雙怪光亮的小黑眼睛。高大成永遠不會忘記這眼睛的，那次他沒有選上奮勇隊，要哭似的等在村口上，曹清林就是頭一個用這樣的眼睛來安慰他的。不論什麼爲難的事，彷彿經這熱情的眼睛一照就溶消了。

曹清林走在前面，像是伸了個懶腰似的用鼻音說：「噯！你說咱們打過敗仗嗎？今天真他媽怪，一槍沒放就退啦！」

「六班長可犧牲啦呢！」高大成這麼提醒一下，得意地望着曹清林的後脖頸。

「咳！真不够本！」他停住了脚步，望望前面說：「要不是排長在前面領着走，老子定要和鬼子拚拚！」

他們轉過一個山頭，由一條連接着穀田的石砌的小路走進了社村。社村在前兩個鐘頭，動委會的工作同志勸陳老爹拖走了那隻死也不肯離開家門的老狗之後，再也找不到什麼生物了。平時他們早已把糧柴埋藏在山凹裏覓定的地方，當那畫着三個十字的通知由上一個村子飛到這個村子的時候，他們便捲起僅有的什物，打着驢子漫山漫野地奔去。這次村長偕同動委會的工作同志挨門挨戶檢查過之後，還留在連部裏沒有走，彷彿

佛說：

「村裏連一根火柴也找不出了；但是你們要什麼呢？我們都是一家人，說吧！」他拍拍腰板，就像人伏和給養可以馬上由腰包裏掏出來似的。

連部設在一個門樓下面，排長在門樓前的台階上遇見了連長。連長緊閉着像鐵一樣硬的嘴唇傾聽着排長的報告。他終於耐不住地問：

「倒底怎樣退下來的，你說？是不是有鬼拖着你的腿……」

「通信員去了……」排長迷亂地答：「通信員剛爬上去……」

「倒底怎樣？」連長氣粗地喝問。

「我……」排長這時舒展開被拳頭扭成一團的命令，震驚地讀着。

連長的臉青青的，他望着白楊上面飛空了的烏鴉巢，他又像傾聽遠來的砲聲；但他壓不住他的怒氣，對着排長的臉暴跳地喊：

「你們不尊重命令，不執行命令。你們不聽命令就退下來，你們連一個鐘頭也不能再支持下去嗎？五連沒有你們掩護着能退得下來嗎？呃，真氣死人！」

連長把拳頭伸出來搖晃着；排長張着白臉仍然企圖辯解：

「通信員拿着命令……」

「怎麼，命令傳達錯了嗎？」

「沒有，因為我聽他說退却，祇是沒有看命令上規定的時間……」

「爲什麼不看？在前方給你的命令，你預備拿到後方來看，你要拿回家裏再看！」

「我……我站起來是因爲六班長陣亡了；通信員一去，戰士們也跟着我站起來，所以就……我先看看命令就好啦！」

連長氣得閉上嘴唇不響了，把兩臂交叉起來壓在胸脯上，彷彿怕他的胸脯爆裂似的。排長又把眼睛落在命令紙上也跟着不響了；但他在這沉默中可怕地戰慄着。戰士們坐在一塊小草坪上休息，他們在這種懾人的氣氛底下忘記了吸煙或是談笑。

連長忽然問：

「哪個班長陣亡啦？」

「就是那個……」

排長一時說不清，於是六班副班長忙着回答：「有一枝三八式的那個，他向前一探頭，砲彈就把他掀下去了！」

他又做出探頭向下偵察的姿勢，連長的視線跟着向下一掃。因爲曹清林正在副班長的身旁，他感到連長望了他一眼，使他莫明其妙地抖了一下。他不是害怕，也不是幸災樂禍，而是一種熱情的激動。隨後連長的聲音又問：

「他呢？」

「沒有拾下來，跌在山溝裏！」

「那末槍呢？」

連長突然把胸前的兩臂放下來，用着幾乎沒有張動的嘴唇逼問着。他那被狹小的眼臉緊壓着的瞳孔和探前的脖子在等待着回答。

「噫——你們……」連長失望地嗚咽着，他仰起脖子在台階上像困惑的獸似的蹣跚着慢步。他的上身前後搖擺，兩臂上下揮動，嘴唇有時閉起有時張開的嘟囔着，最後他全身震慄地說：

「你們這羣人……你們把自己的腦子吃進去又屙出去了。你們這羣無用的傢伙，你們忘記了你們用的是什麼槍，你們那些水蓮珠，套筒，金鈎，老毛瑟，唐縣造全能打得響嗎？打過一排子彈還能拉開槍栓嗎？哪一枝能頂得上那枝三八式！可是你們成心丟了牠，噫，你們娶了老婆連兒子都不會疼的，鬼把你們的心竅迷住了，你們忘記了那枝三八式響起來像輕機槍一樣，你們也忘記了那是敵人親手給我們送來的呀！我們這一連裏還能找出第二枝來嗎？你們爲什麼不拿回來？呸！」

連長的多骨的面龐在陰影中抽動着。他不能安穩的站一下，聲音越來越急促，最後使他窒息似的截住不再講了。

在戰士中間，郭永清哼了一聲低低的說：

「這算什麼連長，爲了一枝槍也值得發瘋！」

郭永清是一個尖嘴巴猴的小傢伙，說起話來喜歡扭着鼻子，走起路來一顛一顛的。他看不慣這個連長，他以往所見過的連長都是穿着馬靴，背着武裝帶，滿身橫氣，說話就是命令，叫人不得不尊敬。但這個連長是什麼派頭呀？他常常在戰士中間神氣的講：

「我見的多啦！我經過的部隊數也數不清，什麼苦都受過，什麼好處也嘗過，哼！」

說完把嘴一撇，裝出什麼也瞧不上眼的樣子，就像他剛才說完話所做的鬼臉那樣。曹清林從來不理他，他覺得郭永清渾身都有可打的地方。今天他忍耐不住了，咕噥一聲跳起來，噴着吐沫星吼着：

「你說誰發瘋？我看你整天發瘋。」

郭永清一轉頭，又扭過去，往地下唾着口水，沒做聲。

「老子老早就看你兩路！」

郭永清偏着頭，扭着鼻子向他：

「最好把你的眼睛挖下去，不要看。」

「媽格×，老子今天就要教訓教訓你這個兔雜種！」

曹清林揮着拳頭邁上前去，高大成也挽起袖子跟在曹清林後面站起來了，現在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在這一點上，空氣頓形緊張了；但連長的聲音在上面喊着：

「什麼事又窮吵？」

曹清林臉紅起來，像是受了教師的訓斥的小學生那般垂下手來。忽然他邁前了兩步，跨上台階用另一種沉重堅定的調子說：

「報告連長，我要去……」

連長不解的問：「上那去？」

「那枝三八式，我要去拿牠回來！」

連長和戰士們都被這句話驚住了；但他自己非常鎮靜，一點不覺得有什麼奇怪，因為連長方才講的那些話，已經深深地打動了他。一開始他就喜悅連長那不裝做的感情流露的調子，同時他對連長老早就懷着了敬愛，他認為連長很看得起他。還是那次連長找他談話的事呢！那時連長溫和地對他說：「曹清林呀！你在課堂上再不要打瞌睡！要好地學習，我就是這樣學習成功的呢！」他拘謹地對連長說：「連長再看見我睡覺就當面打我耳光好啦！我不會跳河的。」他感到把他叫在屋子裏對他講是一種污辱似的。連長握起他的手稱讚着：

「不錯，你還够得上一個革命同志。」今天他就是以這種革命同志的精神出現的。

連長走下台階拍着他的肩膀問：

「你要去，你真的要去嗎？你真能把那枝三八式取回來嗎？」

「我能……」他毅然地答。

「怕你摸不清那枝三八式在什麼地方吧？」

他覺得連長的眼光射在他的臉上像火烤着一樣，他用粗手抹了一把，說：

「我怎麼不知道，不在山頭上就在山溝裏。」

但是連長遲疑起來，他說：

「人都被砲彈炸死了，槍不是也跟着砲彈炸飛了嗎？」

「炸飛了，……就是炸飛了把零件揀回來也是用得着的，像我的槍退子鈎就不中用啦，高大成那支破槍打了補綻還缺好些零件呢！還有別人的槍也是……」

「好同志！」連長的手在他肩上搖着：「但是我看你還是不能去，唔……我怎麼說你不能去呢？你想敵人的砲火眼看就要停了，砲一停他們就要摸上來……你去了，說不定回不來，連你的槍也丟在那兒，你說，是不是？」

連長說到這裏，回轉身爬上台階對所有的戰士們說道：

「同志們！你們看吧！站在這裏的是一個真的英雄。你們看他穿起軍裝來還像一個莊稼人；但是他馬上就會幹出一件驚人的事來呢！他要回去把你們丟在那兒的槍取回

來，他是自動地，熱情地，勇敢地這樣請求着，同志們，讓他做我們的榜樣，我們要學習他的精神……」等了半會連長才接下去說：「但是我不能叫他去，不論他拿回槍來也好，拿回零件來也好，這件事需要考慮一下，同志們！我怕曹清林真的犧牲，而且剛才的教訓告訴我們，我們既丟了一枝槍，就再不要丟第二枝呀！」

「對的，對的。」底下戰士們細聲附和着。

曹清林由台階上跳下來，張開兩隻大手對所有的人喊：

「同志們！我要去！我不要槍，我不拿我的槍！我放下我的槍讓我去，我不會說什麼，我來當兵是爲的打鬼子。」

他當着這些人面前不會說什麼大道理。他急得出汗了，他又轉向連長央求着：

「連長，讓我去吧！我知道你心疼那支槍，排長也心疼，無論誰都要心疼的。讓我去把槍托拿回來也好！不的話，六班長死也不甘心呀！我放下我的槍，子彈，我連手榴彈也不要了，連長讓我去吧！」

在連長的面前閃動着一副固執可愛的面孔，他感動了，他那鐵一般硬的嘴唇這回大大張開，熱切地對曹清林說：

「好同志！那末……，你去吧！可要快點回來呀！也許我們馬上就要移動位置的，記住由南往北找隊伍歸隊。」

曹清林的小尖鼻子在臉上跳舞了，他微笑了。他忙着把自己的槍放下，又把子彈袋橫放在槍的上面，另外三顆手榴彈像是酒瓶一樣地豎立在一旁。一轉眼，他顛着輕爽的身子在雲霧中消失了。

### 三

曹清林張着微微焦灼的嘴唇，一直向前走去。嗟呀的岩石在他周圍聳立着，一股澗水在他脚下淙淙地流轉，使他覺得口渴起來。天上沒有一點風；然而由陰濕的山壁沁出刺骨的寒氣。他感到被子彈袋壓出汗來的那一窄條，格外冷冰冰的。

他的眼睛筆直地瞪向前方，又像是站在崗位上了。他站崗時，眼睛是一動也不動的。但是在他的心裏這時起伏着種種念頭。他想着六班長的身上一定還有手榴彈，也許兩顆，也許三顆，真是三顆就好了。他是戰士中間頂會用手榴彈的一個，他常常在敵人將要佔據的房舍門口擺上一顆手榴彈，這樣，就是房子有整堆的雞蛋，敵人也不能拿走一個，因為敵人看見了手榴彈就不敢走進去的。他又想起他由隊伍站出來的時候，高大成曾拖了一把，高大成也許要跟他來的；可是他沒有這樣吩咐他，他覺得這件事是應該一個人幹的，兩個人幹就不值得了。一忽兒，另一副情景又在他的頭腦中出現了。他記起他參加這個隊伍還不久，在別人看來，他不過是一個軍裝還沒有褪色的新戰士。他來

的那頭一天，他還沒有放下被子就跑出一個傢伙打着官腔問他：「同志，你爲什麼來當兵呵？」「我來打鬼子的！」他氣盛而又謙虛地答。「同志，那末你來當兵爲什麼不早點來呢？」「怎麼？」他心裏想：「莫非他知道我原先死也不肯當兵那回事嗎？準是民運組他們告訴了他，他特意來挖苦我的。」於是他裝模裝樣地答：「先前我有家呵！有老婆，有孩子。」那個人偏又跟着問：「那末你現在爲什麼又來了呢？」「那還用說，我現在家沒有了，鬼子殺了老婆孩子，鬼子燒了房子，我要報仇呀！」那傢伙嗤着鼻子，眯着眼睛說：「現在來也有點晚了，你看我，我幹了六個月，一開頭就有我，我的家還好好的，我的老婆也沒有死……」他說完彈着手指走開了。曹清林當場氣得咬着嘴唇，半晌不響。後來一打聽，知道他叫郭永清，就是今天說冷話引起了曹清林的憤怒的那個傢伙。

這時砲聲忽然停止了，這使曹清林陷進了空虛和不安裏。

一片乳白色的霧罩在他剛才退下來的山頭上，彷彿爲了寒冷戴上了一頂白兔皮風帽。曹清林迷濛着眼睛發起愁來，他在山底下還看不準六班長剛才臥在山頭上的位置，叫他鑽進雲霧裏面可怎麼找呢？

但是六班長跌下來的山溝就在眼前，這個長長的山溝像通氣孔似的吹着勁風，使他在溝口那裏不得不停住腳站穩一下。他進了山溝之後，順着夏季暴雨沖成的層層疊疊的

岩石向上爬着。那上面生着厚厚的青苔，青苔下面流着潺潺的溪水。他的鞋子早已溼透了，常常由岩石上滑下來，那時他就不得不伸出兩隻手來匍匐着走。

在四百米左右，他終於發現了六班長的屍首。六班長兩臂攤開，下肢像青蛙的腿似的半屈着，並且胸部墊在一塊尖角的岩石上面，面孔向左側望着。在右耳根被砲彈的破片揭開的鋸齒形的斜面上，腦髓像啤酒沫一樣湧出來。血漬沾滿了頭髮，並且流進了脖頸裏。由整個的姿勢看來，他並沒有抽動過，好像在墜落的中間就閉了氣；又好像是一直跌下來的，中間並沒有在山坡上滾動，也沒有碰到一根樹枝，就像是一塊石板平鋪地在這裏了。

曹清林把溼漉漉的手掌放在六班長的胸脯上，他噙着淚水希望着：「還有一口氣吧！」

但六班長的胸口像石塊一樣硬了。曹清林慢慢地把手縮回來，跟着站直了身子，他的眼睛由六班長的身上移開，向上飄着飄着，模糊地望着霧，他的心絞着，而且沉下去了，他向六班長致了一個最深沉的哀默。等他把兩隻拳頭扭得不能再扭的時候，他就又蹲下把六班長的上身掀起，摘下了那掛沉錮錮的子彈袋。他急快地把子彈袋橫在膝蓋上摸着：「一排，二……九排。」他的手指越來越抖，這時另有一片血影在他腦子裏旋轉，他的喉頭高亢地跳着，好像他的心要從那裏跳出來。這是使他難忘的一段血的回

憶：那一次敵人由望都出來八百人進攻阜平，他中途得了信，沒等他跑回村子，就被敵人的宣撫班抓了去，要他搬運子彈，還要他押着馱子一塊走；敵人在楊莊嶺同游擊軍開上火，就又要他同一個老漢抬傷兵。那一仗敵人真真觸了霉頭，竄着跳着退回了望都，他也就藉口出來挑水溜掉了。他無精打彩地走進村口，于大善人迎上來抿着鬍子告訴他說：「房子燒了，還往那裏瞎跑！先到坎頭上去看看吧！你的老婆和喜兒全躺在那裏。哎！兵荒馬亂的，鬼子來了誰都要躲一躲；你老婆也真死性，她聽說你被鬼子抓了去，就向鬼子要人，拖住一個什麼官不放手，還不是一刺刀一個，在關帝廟前……」血呀！血呀！他看見了關帝廟前的血；但和這眼前的血有什麼兩樣呢？這血在告訴他：「用血來報血仇！」

他的兩隻眼睛像要吞噬眼前的高山似的圓睜着，血管快要爆裂了，他把六班長的手榴彈袋（裏面只有一顆了）一把扯下，又攬過了握在六班長手裏的那顆待發的手榴彈，不停脚地衝上了山頭。

濃霧把他吞沒了。他在這裏邊像跳進了汪洋的海水一般地摸索着，不久，他就在那枝三八式的旁邊躺下了。他氣喘喘地，額角冒着汗粒，當他把那隻發燒的手掌握在冰冷的槍機上時，一陣難言的快感穿過了她的脊背，他忍不住要笑出聲來了。

#### 四

從三連二排離開這個山頭，到曹清林重新回到這個山頭爲止，整整是一個鐘頭。這一個鐘頭在退却命令上應該分爲兩半。左翼五連在前半個鐘頭退却，他們退却的掩護部隊是三連，所以三連的退却要在後半個鐘頭。

現在正是該五連退却的時間，於是五連連長按着那隻沒有了秒針的錶，把自己的隊伍引下了山頭。因爲命令上說明了三連擔任着掩護他們退却的任務，所以他們放心大膽地通過了這條山溝繼續向集合地點前進。但他們沒有想到，當他們在黑暗中當做一個樹根踏過六班長的屍首的時候，山頭上祇有曹清林一個人，他剛剛爬到山頂，正包圍在飛散的瀝青般的雲霧中間，扶着那枝三八式在急促地喘息着。

這個拖長的疲憊的行列，慢慢地在山溝裏蠕動着。他們已經走出了溝口；但在他們背後的山頂上，一顆手榴彈的爆炸聲在轟響着。接着，間隔着擦根火柴的工夫，第二顆又響了。五連連長張皇地派出警戒，部隊暫時停住了，有幾個新戰士已經做出了待機出動的姿勢。他們所望到的山頭，濛濛一片霧氣，什麼也看不清楚；並且手榴彈的聲音再沒有響下去，現在祇有騰空而飛的清脆的槍聲在咻咻的響。住了一會，連長對排長輕微地喊了聲：

「繼續前進！」隨後他解釋着：「沒有什麼，這裏是三連的陣地，鬼子玩慣了那套把戲，又要利用霧氣做烟幕彈，摸我們的山頭。真的讓他摸吧！反正不論那一次我們都是穩住不動，等面對面了，再乒乓二十五把鬼子打回去。」

連長輕鬆地微笑着，戰士們聽着槍彈劃破天空的愉快的叫聲也都微笑了。因之在他們到達目的地之前，沒有援助的舉動，也沒有遭到什麼不測。

當夜，由於上級的指示，整個部隊向梁家寨背進中。在這背進的行列裏，高大成憂鬱地向前邁着沉重的步子，因為曹清林的位置在空着，他直到現在還沒有背着那枝三八式轉來。大隊本來要在梁家寨來吃一天之中唯一的一餐；但是因為又接到了一道命令，所以祇休息了半個鐘頭，連一口開水也沒沾口就又向毛家鋪方向集結。

敵人的便衣偵探在我們剛離開下社村時就混進了村子，根據我們的脚印探報了我們的部隊已向梁家寨撤退的消息，於是那些剛才爲了摸三連的山頭受了不意的狙擊的敵軍，便蜂擁般地穿過了下社，一直推進到橫在下社與梁家寨之間的閻王嶺。

第二天早晨，黎明之前便吃過了早飯，看樣子又要出動，連長整隊講話了。他的聲音震破了稀薄的空氣在響着：

「……我們，同志們！這次調轉兵力，在游擊戰術的觀點上是完全正確的，敵人這次的圍攻，是整個華北的進攻問題，是對我大武漢的進攻問題。敵人這次下了最大的決

心，十幾路兵力，分進合擊，完全不顧前後方的連絡，他要攻打某個地方，他是可能攻下來的。但是，我們究竟怎樣呢？我們不能硬撞，我們的邊區是在敵人的後方，同鬼子打起仗來，我們的隊伍還要鑽到敵人的後方去。呃！就是說：我們先把敵人引誘進來；然後側擊他，伏擊他，那時我們一個人打十個人，叫他整個消滅……」

於是他們又越過了滹沱河的北岸，再向左移動；但是他們過河之後就把木橋毀掉了，準備用僅餘的子彈來側擊將要渡河的敵人。並且準備着一過河便派三連，如同他們自己所請求的，折到敵人的後方打掃戰場。

霧已經消滅了，陰雲飛舞着，有時在東面，有時在西面，可以由山尖與山尖的空隙間望到一塊薄明的天空。天似乎要開晴了，太陽快要鑽出來了。

昨天高踞着三連陣地的山頭，像是經過乳白的霧染過了似的，披浴在透過黑雲斜射下來薄明的光線中。山頂上佈滿了漏斗形的砲彈洞孔，像是一張麻面孔。新土翻上來，偶而一兩支野草由新土壤裏翻出身來隨風吹着，一切都很謐靜。曹清林躺在這裏已經一夜了，他的頭枕着那掛曾是沉錮錮的現在可是半癢了的子彈袋。他的左脚大姆指伸在破鞋外面，那寬厚的指甲上有一層黑泥，像是鑲着奇怪的邊緣。他的灰軍衣貼着地面的那一半是溼了的，深下去的顏色同他腋下的汗漬一樣。他的發青的眼皮微微張開，由這條縫裏可以看出一條瞳人的閃光。他的嘴大張着，像是剛才大笑過一樣，就在那被小米磨

靦了的口腔裏含着一顆子彈。那時，呵！他剛爬上山頭握住了那枝三八式，他的胸部兇猛地起伏着，他的頭熱漲漲的，於是他把左耳貼着潮溼的地面，這樣覺得涼快些。但是這使他意外地聽到了一種聲音，這聲音是由地裏邊傳出來的，凌亂而雜遝，其中還夾雜着鐵石的鏗鏘。他抬頭看了一下，又把左耳貼近地面聽去，便聽出了這是山坡那邊傳過來的，於是他想到了這準是敵人來摸山頂了。他的心跳了，雖然他的左耳仍然貼着地皮；但他的兩膝已支着地蹶起屁股來，騰出了右手握緊了手榴彈準備着。他又聽了一會，像是根據這種聲音來推測敵人的方向和距離似的，他便低着頭自信地把手榴彈扔出去了。隨着爆炸聲而起的慘叫，使他的耳朵發熱了，他又趕緊把第二顆手榴彈順着慘叫的方向扔去，接着他拾起那枝三八式用着機槍點射的速度向下面發射。他覺得底下散亂了，人聲嘈雜起來，亂七八糟地呼喊着，並且這聲音漸漸有些遠了似的向下沉去。他瞪大了眼睛，興奮地拉着槍機，在這個當兒被敵彈打中了的。他躺下了；但在他的意識還迷迷糊糊存在的時候，他彷彿聽得見敵人一邊響着零亂的槍聲，一邊像潮水一般地退下去了，於是他顫動了一下，微笑地閉上了眼睛。

他身上除此之外再沒有什麼傷害，若仔細叫真地檢查一下，祇能說殘留在他的右食指上的兩根手榴彈的絲繩，有一根是狠狠地陷進了肉裏。

在他身旁有着花斑斜紋的岩石上，平放着那枝三八式槍。在那被火藥薰黑了的槍口

所指的斜坡上，有六個被手榴彈炸死的，五個身上穿過了子彈的敵兵的屍首亂堆着。他們在血祭着曹清林的光榮的犧牲。

那被三人式，準星映着牠那光亮的小眼睛，翹盼着打掃戰場的同志們的來臨，好像牠已等得不耐煩了。

## 五六洲的帽子(註)

今天我們團裏來了一個新人，不像團員，也不像我們所須要的戲劇指導者，我們常叫這種人爲「土包子」。

他卅上下年紀，軍服舊而不整潔，坐下時後襟墊在屁股底下。他穿了一雙草鞋，完全新的，用紅綠線繩做成鼻子，兩朵顏色燦爛的大絨球蓋在大脚趾頭上。他是霍玉民領來的，霍玉民像引薦人似地領着他參觀各個房間。新來的人兩手背在後面，嚴肅而正經，當他見到我們主任（一個女同志）的時候，他也不動聲色，可是在他的眼瞳裏有一點困惑的神情。

他叫武剛，擔任了管理科長的職務。我們正需要這種人材，政治工作高於一切的時

註：紅星徽章軍帽又稱五六洲的帽子。

做「準」管理科長。

武剛從此是我們中間的一員了。他對於我們是一個大大的存在，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要與他的工作範圍相接觸，他的一舉一動會直接影響我們。

他對於他的工作是按步就班做去的，他在工作中得到了一定的公式，首先他召集所有事務人員講話。他倒背着手，嚴厲而又非常自然地站着，他緊閉着嘴，看不見他的呼吸，冷漠，還有一點傲然。那些新來的伙伙同志，這時離開職位站在他的面前了。張管理員，一聲不響好奇地等待着；調皮的小鬼像在管束之前站得規規矩矩的。

他的講話冗長，沉悶，聲音固執地旋轉着，像要無故懲罰誰似的，使人感到強制和壓迫。可是他把民主集中制帶到廚房裡來了，無疑地他用一切拙笨的字句誇耀和尊敬這種作風。他把廚房比做軍隊，軍隊的行動和戰鬥的勝利要用自覺的紀律來保證；事前的佈置，事後的檢查，一定要在會議中來進行。他在講話中間，把所有的工作已精細地分了工，建立了彙報制度，無形中他把自己放在策動工作的主動地位。他相信他的精神已經貫注到工作和工作人員上面的時候，他就結束了他的談話。

他始終倒背着手，講話的時候不時地咳嗽着，大家早已習慣了這種流行的敬愛的作

註：抗戰開始，事務工作人員有輕視本身工作，要做政治工作的現象。

風。但是在他用來，因為，沒有簡切有力的手勢，沒有親切而和諧的語氣配襯的時候，顯得枯燥和難以忍耐。他威嚇地望着一切，固執和冷淡。他的瘦楞多角的面孔，冷冰冰的，無情的顯示着他的不可污蔑的存在。

事務工作人員都是新動員來的老百姓，他們聽他的講話很有道理；但終覺得從今後有一種沉重的力量壓在身上了。那班小鬼，平常總是在嬉笑之中做事情，平空添了一個嚴肅的督促工作的人也不大舒服。

至於張管理員，他在他的工作中已獲得相當的信仰。他是一個山東人，工作起來有朝氣。受到誇獎的時候，總是天真愉快地笑着。熱情虛心，大張嘴地呼吸着，誰都感到他是一個生命力強旺的人。他原來是一個舊軍隊的馬弁，不識一個大字，二戰區（註）的同志帶了他來，因為他工作積極就升為管理員了。他使我們的生活順利而優裕。如果早晨有人對他說：「張管理員，梵士林要白的，不要黃的，今天換一下吧；還有今天替我發一封航空信，這信，一定哪……」那末晚上，梵士林換了來，航空信也發掉了。

但是新管理科長這時會一絲不苟地說：

「今天不上街，梵士林明天換，發信找通訊員！」

「……」

註：山西一帶稱為二戰區。

張管理員疑惑着自己過去在工作中有些缺點，因為武剛由第二天起就親自領頭工作。他要整頓廚房，就先把廚房規整出一個模樣來。他要他們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先把每人應做的工作規定出來。凡是額外的事情，或是違背了他工作原則的一概拒絕。

他整日檢查工作，很少講話，對待同志們顯得不好接近。他不大關心生活問題，他覺得生活是差不太多，而且不重要；但是他的眼睛時時都注意到每一件工作上面。

因為他，我們的生活感到影響了。也許是因為我們這個戲劇團體，大家都愛生活，尤其愛自由，都不慣於在脖頸上套一個不大不小的繩扣，雖不痛疼，有了約束就不自在。有的說：

「他這一套，在我們這裡吃不開，事務工作是為了生活便利，這個死腦袋，想法闖他一下子！」

「這……這……你們不明白，呃……這是農民的根性……」一個在戲台上裝老頭的用喜愛的腔調打諢。

要闖一下，可是始終也沒有闖。大家好像要看個究竟似的，要在他的工作中找一個必要的漏洞。武剛完全不曉得，他屹然地存在着，完全自信地工作着。

他不吸煙，生活整潔。他的口音複雜，略略有些口吃。他很少同我們笑談，他對待女同志更少打招呼。他常常在庭院站着，他的兩條細腿彷彿能站立一年似的。他走路急

而快，像有什麼要緊的事。

有時，他對我們的吵聲和大膽地嬉笑，表示着驚異。他閒散的時候也看望一下我們排戲，他露着不大了解的神情；但是很快地他又鎮靜下去了。他對於主任，恭謹而不自然，他有時迴避同她接觸的機會。

關於他引起神祕的好奇了。很多人想法子探聽他的履歷和身世。但是知道他的人很少，介紹人霍玉民也祇知道下面這一件故事：

當統一戰線剛形成的時候，他是在留守兵團的一個連隊裡，連隊指導員傳達了中央的指示，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取消蘇區，建立民主的邊區政府。那時在紅軍中，有一些人對於黨的路綫懷疑了，一個伙伙同志首先發言道：

「我做了八年伙伙，我這也是革命工作，我帶慣了五大洲的帽子，要摘掉牠也行，祇要大家有一天不吃飯！」

老馬伙同志也表示反對：

「老子走了二萬五千里，過雪山的時候，我一匹馬救了二三十個幹部，這些幹部都是革命的，要革命就流血，不能妥協！」

武剛站在他們的前面，用固執可愛的姿勢吹起了衝鋒喇叭，他大聲地響着：

「革命腦袋要戴五大洲的帽子，要摘下五大洲的帽子就先割下腦袋去！」

別的部隊也起了同樣劇烈的騷動，無形中這一面「非」真理的旗幟領導着這支隊伍，向「真」真理進攻，武剛最後宣言說：

「毛主席也不敢這樣說的，我們的毛主席不能這樣對我們說。」

但是毛主席的聲音代表了千百萬群眾，用黨的決議對他們廣播着：

「統一戰綫是共產黨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最正確的路綫。」

這聲音向各處散佈着，千百遍地復誦着。武剛放下了反對的手掌，所有反對的人也沉默了。武剛無言地摘去五大洲的帽子，換上了一頂普通軍帽。新帽子使他頭頸不舒服，他整整有一個月是懨然無神的，彷彿生了一場大病。

最後霍玉民對我們說：

「他呆在辦事處，沒有工作，我問他願不願意來，那末他就來了。」

爲了這個我們非常精細地觀察他。他的面孔正經，呆板，一絲也看不出值得驚奇的表情。只是他的左眉有一條刀傷，這使他的眼白大起來，像是一個可怕的漏洞。

現在那頂新的帽子，牠已經非常習慣地蹲在他的前額上了。從他來到團里以後，調皮的小鬼是那麼不喜歡他那軍隊里的作風，于是就開始咒詛他爲機械主義。

談論機械主義的空氣濃厚起來了，大家斤斤兩兩地指摘着哪一件事是機械主義的傾向，哪一件事根本要不得。女同志最怕這種鐵面孔，他給她們帶來了麻煩。女同志有另外一種私生活，她們每天要多用些水；但按照廚房的新規定，每人有平均的用水量，每天有一定的打水時間。他的理由是：沒有大鍋，而且節省必要的柴火。若再問下去，那末便是：沒有更多的經費就沒有更多的水。有時女同志祇能端着空盆走回來，如果再私自向伙伙同志通融仍然碰了釘子，就會不平地嚷着：

「從前也是這麼多的經費，換了人就沒有水用，哼！」

有的非用水不可，便在廚房大吵起來；但是仍然沒有效果。伙伙同志捧着面孔，不敢破例，武剛在旁裝着不理。她們跑回來咒詛着：

「叫他一輩子也沒有老婆！」

事實是他若真的有了老婆，也就會多體諒一些女同志的苦衷了。他沒有老婆過到現在，照他對待女同志冷淡和歧視的態度來看，也許要沒有老婆過到老。他的生活嚴謹自若，毫不想到女人的樣子；但他却隱藏着強烈的人生的熱愛，他愛花草，他愛地上的螞蟻，他在內心裡愛着那些小鬼（註），愛着革命陣營中的每個同志。

有一次他同主任衝突了，這也許因為主任是個女同志的緣故。那時我們的團停留在

註：小鬼，八路軍小同志的暱稱。

友區裡，我們戲劇工作的對外的形式便是統一戰線工作。主任常常去見當地長官，常常同一般文化工作者來往，也常常有新聞記者到團裡來拜訪。主任在統一戰線工作的態度上是非常誠懇的，從不肯拒絕一位來客，深夜里還同這些客人談話。每逢有客人，主任便吩咐管理科準備菜飯；但是今天這是第二次了，上午已經來過一批客人，現在是總部來的自己人。主任催一次又一次，菜飯仍然沒有拿來，偏巧總部的人因事急于回去便走了。主任是個口急舌快的人，把武剛找來問道：

「你還沒有準備好嗎？去吧！留着你自己晚上吃吧！」

武剛沒有分辯，轉身走去；但他又馬上站住了，不動聲色地說着：

「團員也要吃晚飯的！沒有鍋，沒有人，這事不大好幹。一天兩次客人，伙伙同志也有意見。」

「有意見會議上提，有意見祇能在執行命令以後提，叫開客飯，不開客飯，這不是提意見的辦法。」她握着一支鋼筆，由坐位上站起來了。武剛鎮靜地呆了一會，若無其事地走出去；但是主任又把他喊回來問：

「你還有什麼意見？」

「不是在會議上才能提嗎？」武剛並非真正有意諷刺。

「現在你講吧！」主任走到他的面前，暗示着她的平靜。他望也不望她說：

「從前，紅軍沒有這一套，首長和戰士吃的一樣。犯了錯誤還一樣處分，吃飯爲什麼分上下？來了客人也一樣，客人在自己的部隊裡也都吃着同樣的伙食；但是現在……」

「現在是什麼時期？」主任鎮靜地反問。

武剛輕輕地咳嗽着：「抗戰時期！」

「對內呢？」

武剛吃驚地答：「對內是統一戰線時期！」

「那末有了客人，真正外邊的客人怎麼辦呢？不要招待嗎？」

「他們倒可以做點菜招待招待的。」

「誰不值得招待呢？」

「像今天總部來的自己人，吃着同樣的伙食。從前沒有這個規矩。」

武剛在自己的話後面，……閉了，他怕聽新幹部講道理，他想他們道理都講得滿漂亮；

比較的時候，他自然就看重了自己的實際經驗。今天他非常氣憤主任的態度，主任是行政的首長，他又不得不聽從她的意見，於是他感到了從所未有的氣悶。

他是一個紅軍的老戰士，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央與張國燾做路線鬭爭時，一些當時

誤入歧途而今天轉到革命陣營來的同志，在心裡種下了慚愧的種子，因之他們有時候以爲別人會對他們歧視與污蔑。武剛就是這少數人中間的一個，他擺脫不開這種思想，有機會就要表白一下，那時他會感到異常的不安。

但，另一方面，他喜歡當熱炕燙暖了小鬼的肚皮的時候，給他們講些長征的故事。小鬼們近來對他友善得多了，因爲從他那裡可以得到新奇的滿足。他把他們在談話中帶到了傳奇般的現實鬪爭當中，漫無人煙的草地，異種族的可笑的生活以及渡橋的英雄。這使他們對他增加了可貴的感情。

「接着昨天的講吧！」

躲在漆黑的屋角裡的小鬼又這樣問着。今天武剛沉默着，他像沒有聽見的樣子。問話的小鬼觸到了他的衣袖，天真的挑逗着他：

「你不是說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覺嗎？今天爲什麼？」

「呸！等一下。」

爐灶裡的餘燼，在牆壁上映出了一片幽暗的紅光。一個老伙伙同志已經鼾聲大作了，武剛儘不開口，小鬼們只得耐心地等待着。

有誰往炕裡摸索，武剛在心裡嘆了一口氣。慢慢地說道：

「有一天我，我離開了我們隊伍，這不管牠，我……自己走到一個地方，這個地方

的名字叫……叫……這也不管牠，反正我遇見了西路軍的同志，他們是被敵人俘虜了的。我一看就猜出來了，他們有十五六個人，兩個穿中央軍制服的兵押送他們。我離他們有幾十步遠，我走在他們的後面，紅軍看見紅軍分外親熱，我捨不得走開，遠遠地標着他們，他們走得很慢，互相交頭接耳的，不知說些什麼。有幾個一跛一跛地掉隊了，他們落在後面。我緊走了幾步，就同他們搭起話來。我問他們那一軍的？又問怎麼被俘虜的？到什麼地方去？他們告訴我他們在甘肅打游擊，失了連絡，被敵人包圍了，現在要押送他們回原籍。他們都是湖南人，你們想由那裡到湖南有多麼遠？回到湖南會那麼便宜嗎？說是可以保證，那誰又曉得怎樣呢？我們談着談着，前面喊我們趕上去，有個中央軍望着我罵，『你要跑嗎？』那末：那末：我要跑也不行啦，他把我當做他們一起的。我想了想跟上去就跟上去吧；我跟上去，他們都對我很熟，押送兵不在意，于是我又同押送兵談起來，他們告訴我是兩毛錢一天僱來的，就爲了兩毛錢，你們想。我鼓動他們，（武剛說着他由炕上翻起身來）我說：『老兄！兩毛錢連飯也不够吃呀；要吃飽肚子什麼差事都比這個強。趕一群豬還可賺點錢，押一群人對你有什麼好處呢？』這兩個好像從來沒有聽見這種痛快話，點點頭，但不回答我。我要他的公文看，他們就把公文給我看了，上面說押回原籍，依法懲辦。我替這些同志捏了一把汗，我悄悄對他們說：『我們趕快設法逃走吧！要勇敢一點！』我告訴他們紅軍都在平涼以北，我把我

聽到的紅軍的消息都告訴了他們，我說：「我可要走啦；你們也一道跟着走吧！」晚上我們就躡了。」

熄燈號吹過一陣子了，在這屋子裡夜的沉靜和黑暗造成了神秘的氛圍。呆了半天才有一個小鬼問：

「現在那些人呢？」

武剛再就不言語了。彷彿他離開他們獨自存在着了。

### 三

我們天天準備出發，我們在這裡已完成了補充團員排新戲的任務。我們打算在二百里外的城市裡，做為留在本地的最後的公演，然後轉到前方去。我們的目標是敵人後方的農村裡。

行軍的準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

突然早飯的桌子上擺了一個個鐵盆，裡面是切成四方塊的紅白蘿蔔，紅辣椒像彩紙似的粘在鐵盆上。大家最喜歡吃鹹菜，而且這又是酸酸的，彷彿是泡菜，大家驚奇了。

「四川泡菜！今天要過年嗎？」

做伙同志在旁邊觀看嘴說：「做了兩缸！」

池蓮咬在香根底下興奮起來了。大家品着泡菜的味道，誇獎起武剛來了。有人認真地問：

「做的真多嗎？行軍起來不能帶缸的呀！」

「沒有做多，吃了再做，那缸是向老百姓借來的。」

這時，那幾個平日喜歡同武剛接近的人，特別提出武剛親自量米，他使做的飯剛剛吃完，不致不够吃或是浪費；又說武剛親自修理鍋蓋，整理一切傢俱，簡單而有秩序，這是長征中練就的習慣，彷彿事事準備行軍。他們的結論認為武剛是真正難得的事務工作人材。

但是那些同武剛衝突過的，和那些女同志一聲不響，對武剛懷着難言的成見。武剛對這些意見一概不大關心，他反而對主任在全體大會上認真地提出了嚴格的批評，他指出主任生活腐化，因為主任修飾了自己的房間，而且她在會客室內添了一些花盆，茶盃的設備。他根據這些要求主任要刻苦耐勞，要有在任何方面起模範作用的精神。他是採取了他所喜愛的公開批評的方式，他的講話失去了和婉的力量。事後霍玉民找他談話，首先批評了他的批評方式。霍玉民說對一個行政首長，最好是事前提意見，或是個別批評，這樣也使他改正了錯誤，而且也顧到了她的影響。隨後霍玉民又向他解釋現在統一

戰線時期，那些設備都是統一戰線工作上所必要的，但是他承認這種解釋的正確性，並且他認為他的批評方式對任何人都是適宜的。

由他的本質和他的工作表現來看，不能說他懷着故意破壞主任威信的企圖；但是他那對於事實固執的態度也引起了偌大的注意。

霍玉民找來了張管理員想由側面了解武剛的生活。

「你對武剛有些什麼意見呵？」霍玉民間着。

「很積極，不差什麼？」

「他的工作裡有沒有缺點呢？」

「他不聽別人的意見，自己說什麼就是什麼，這也沒有什麼。」

「他的生活呢？」

「他不抽煙，愛自己喝悶酒，也沒有喝幾次，那只是在發津貼的時候。」

「你看他有沒有什麼特別行動呢？」

「那還沒有，他不大講話。他喜歡老實人，他和我最近也不錯，工作上有辦法，你看他就一床被子……。」

「還有什麼？講吧！」

「他可有一個包包，裡面並不是什麼衣服，並且包包裡還有一個小包包，那一天我

看見啦；用線縫得凸凸的，不知是什麼？」

「你問過他沒有？」

「沒有，他晚上說夢話可厲害咧！」

「講些什麼？」

「聽不清楚！」

「哪個小鬼和他最好？」

「都不錯，他常常幫助他們學習，他對於事務人員的教育很不滿意，他說紅軍的時代，一面打仗一面還學習。」

「他對主任呢？」

「在工作上也許有些意見。」

霍玉民在這次談話中抓緊了那個小包包；這是一個謎，凸凸的，還用針線縫着。他收藏着什麼呢？或是他預備把牠寄給誰呢？

隣村再三要求我們前去組織群眾晚會，所以把這件事就擱下了。我們爲了增進工作影響，拒絕了他們的招待，自己準備飯食。武剛準備得熨熨貼貼。他在這次小行軍裡，減去了以往我們所遇到的麻煩。他早早地準備了馱子，他親自把一切道具和鍋盆裝束停當，他照顧着在不前不後的時間內開飯。當他看見了由四鄉擁來了整千的農民的時候，

他的面容閃着從所未有的和藹和喜悅。在演過戲之後，他第一次煮了噴香的豆子稀粥給我們吃。

後兩天有四個小鬼消極怠工起來，他們藉口埋怨小鬼教育不好。他們說：

「我們不是一輩子小鬼，××政委從前是小鬼，我們將來不能當政委嗎？」

「救亡室剛剛成立起來，你們等等再看！」有人這樣向他們解釋着：

「有了小鬼就應該早些成立救亡室，武剛還說……你們都是文化程度高的；可是對於我們……」

「武剛？武剛對你們還說什麼？」

武剛走了來，他們什麼也不說了，於是把這件事立刻告訴了霍玉民，要霍玉民具體處理這件事。

霍玉民直接了當地問武剛：「小鬼怠工是你告訴他們的嗎？」

「我沒有這樣做；可是我對於這裡的小鬼教育老實有意見。」

「爲什麼不提呢？」

「主任說過，有意見在會議上提，同時這是你們早該注意到的，這是紅軍的傳統，誰都不能忘記。」

「那末你爲什麼不向小鬼解釋呢？」

「解釋有什麼用。真正有了小鬼教育便是最好的解釋。」  
霍正民想盡了方法也不能不問下去，于是他突地提出來問：

「你枕頭裡的那個小包是什麼？」

武剛驚住了，他的面孔緊張起來，噁噁唔唔地說：

「沒有什麼？一個……」

「請你爲了整個工作，今天我們有檢查那個小包的權利！」

「那不能，萬萬不能……」武剛困窘地支吾着。

「那末你有超出整個抗戰的私人利益嗎？」

「沒有……沒有……不過……」武剛鎮靜下來了，他輕輕地咳嗽着：「我可以坦白地說：我保證我個人……」

「解釋有什麼用？像你所說的，祇有打開那個小包才能保證！」

「不能，我是爲了整個利益，那裡面完全是不必要的東西，不像你所想的。」

「假若祇有這一個機會，你能求得諒解，你願意放棄嗎？」

在武剛的面孔上落上了游疑的影子。他擺着他的頭頸，最後他說：

「那末把小包交給你，爲了整個利益，不能打開，由你保存，你以整個利益來保證不許打開，將來你會曉得的，那時你會笑話我。但是……你同意嗎？」

霍玉民不解地望着武剛，他審視着這個奇怪的人，他想着他的鬪爭歷史，他想他不至於開什麼玩笑吧！但這是一件不常遇的事情。

武剛這時走去拿那個小包去了。

#### 四

出發通知傳遍了這個團體，出發的消息也傳遍了整個城市。

主任在對外的應酬中參加宴會，接受慰勞品，向各個群眾團體舉行最後的話別。

團員們忙着整頓行裝。僱來的鞋匠整天停在大門口。

由市場買來的新電筒閃着白光。

救亡室這時提出了完成行軍任務的號召，他們準備路標，標語以及沿途的文化娛樂工作。

各組小組長在管理科一進一出，詢問一些必要的事情。

武剛在桌子前面，在院落中心指揮着。一會爲了交涉馱口向縣政府提出了最低要求，一會又爲了病號在計劃加重馱驟的重量，好多騰幾匹牲口出來。他利用了一切行軍的經驗，組織了運輸隊，使運輸工作做得完備而節省時間。必要的用具都打成了包裹，平均地分配在各個馱口的身上。

打前站的也組織起來了，武剛也是其中的一個。

但是在另一方面進行了行政會議，主任也參加了。大家爲了武剛是否應該留在團裡提出了兩種不同的意見。這個會議顯然非常緊迫，因爲兩方面的意見對立起來。

一部分人提出了武剛的缺點，說他解決問題觀點不正確，常常忽視整個利益，固執個人的意見，對主任的批評和小鬼的怠工就是顯然的例證。最後結論是：一個生活在敵人後方的團體，不能留下一個沒有確切保證的工作人員。

另一部分人堅持着：我們缺乏這種人材，我們在漫長的行軍裡更須要武剛這種人，而且假若他有問題的話，更不應該放棄攷察他的機會。

會議繼續下去，兩方都提出武剛的細節，並且在這些細節中固執地爭論起來。

霍玉民從前也是屬於反對派的；但不知爲什麼現在支持了留在團裡考察的意見，他認爲留在團裡並不與第一種意見衝突。

在不可分解的時候，主任同意了霍玉民的發言。她說：

「我看這個人，倒是一個工作上的好同志，他富于正義感，祇不過他的正義感過于偏重了主觀的批判。我是這樣看法。可能在我們之間有些什麼誤會，我們說我們不了解他，但是又有誰爲了瞭解他去接近過他呢？霍玉民的意見是很對的，留他在這裡，我不反對。」

在出發後第二天的終點上，是一個五十三戶人家的小村子，左面一座高峰，用牠的陰影壓着牠，使牠漸漸凋敗下去的樣子。

我們應該宿營在前面的鎮子上的；然而我們不得不在這個小村子上停留下來，其原因乃是前面鎮子裡住着逃兵，也許是個連，又有人說是一個營。

同時在這個小村裡，還住了幾個到前方去的幹部。他們昨天才到，得了情報後也不得不停留在這裡。他們很願意和我們同路，他們都拿着總部的介紹信，而且他們個個都是強壯的小伙子，參加過東北義勇軍的鬪爭。其中有兩個是東北講武堂的學生，這兩個之中的一個還是×××將軍的近親，他率領着他們。他的名子叫韋民耀，絡腮鬍子，年紀並不大，圓滾身體，像一頭東北森林中的狗熊。

他知道我們主任現在的職務和過去的社會地位，所以他表現很誠懇；然而有一點不自然，好像他爲了不得顯示自己的軍人威武而苦惱，他們住在對過，一共有十幾個人，約有二十馱子的槍枝和子彈，據說到前方發展游擊隊的。另一個講武堂的學生是那個蓄一撮鬍鬚的老姚，他穿着稱身的軍衣，慌慌張張地一進一出。韋民耀顯得更煩燥。

韋民耀來把他得到的情報逆說了一下，到現在他還弄不清是一連人，還是一營人，

而且到底是誰的部隊也未嘗調查明白。主任背地裡說他是一個又懶又說大話的人，不及老姚強幹。現在無形中一切情報都歸主任統制了，我們派出了偵察員，老百姓得來的消息也都集中在這裡。主任雖然沒有地圖和電話機；然而她在精細地分析着各種情報，靜默地坐在台子前面。

韋民耀一會來一會去，現在他倒擺出不大在意的樣子了。老姚挺着端正的身子，眉毛一跳一跳的，他彷彿在計劃應付的辦法。

一個忠實的青年農民，前一天去走親戚，現在逃了回來。據他的報告，斷定了這是國民黨孫××的部隊，一看見敵人就敗退下來。現在沿路搶掠，準備分贓後即各回家鄉。到底是多少人，還是弄不清楚。頭目好像是姓張，河南人。他們早已知道這幾天有八路軍路過此地，他們已把鎮子裡面的南半邊街騰了出來，準備我們去住，這是什麼意思呢？據說他們把我們當做八路軍的總部。

韋民耀和老姚聽了這個消息就走回去了。他們的臉上現出了肯定的表情，而且用鼻子無故地嗤笑着什麼。

傍晚，主任又接見了幾批逃難來的老百姓，他們苦訴被搶劫的經過。主任陪着苦臉，她把這些消息當做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思索着。

夜的靜寂使人安心下去了，聽不見什麼意外的槍聲。主任把霍玉民找來祕密計議着

如何說服這群逃兵，如何制止他們搶掠的行爲，減少對抗戰的影響。霍玉民爲了主任個人和整個團體的利益，反對這種意見。他不否認主任的辯才，但是所遇到的對方也許是個毫無常識的人，況且現在他們以爲我們是總部，露暴了自己的真面目之後，結果如何是不能預料的。主任固執着自己的意見，她說：

「我是一個文化戰士，所以只能用嘴去說服他們，按照他們見了敵人後退，搶掠老百姓的不要臉的行爲，應該繳械或者是消滅他們。」

最後她說可以考慮到明天早晨，假若沒有什麼變化，她就要實踐她的提議。

夜半，主任的燈光還未熄滅。她在室內輾轉徘徊。睡在外間的女同志都已睡熟了，她偶而懷着異樣心情，傾聽她們平勻的鼾聲。她的嘴角凹陷着，如同她已站在那個毫無常識的軍官面前，想盡了一切開導的言詞。

這時有人急急地敲着院門，沉靜的夜被驚醒了。主任扶住了桌沿，她震驚地諦聽着。接着傳來了韋民耀的聲音，主任走去開了門，這時霍玉民也跟着主任爬起來了。

韋民耀的絡腮鬍子一根一根地飛起來，他氣喘喘地擺着手掌說：

「糟啦！老姚沒有回來？」

「到那去啦！」主任猜着了一半地問。

「前邊鎮子裡。」

「做什麼去？」

「我也不曉得，他說他有把握，他要去我有什麼辦法？」

「到底做什麼去啦？」

「還不是說大話，他說去繳他們的械！」

「去了幾個人？情況怎樣？有沒有危險？」主任變得急切起來，彷彿她看見那些沒良心的傢伙在殘害着抗日軍人似的。

「主任方才的估計很對，他們把我們當做了總部，於是讓出半邊村子來，看去倒很客氣，究竟打了什麼主意，那誰曉得？」韋民耀十分憂慮地說。「但是最初我們沒有這樣看，只認爲他們是一群散兵，可以一舉而得，爲老百姓除害呢！」

「那末去了幾個？」

「他們去了八個，一個在村外聽風報信，剛才這個人跑回來說反而叫人家綑綁了。」  
「也許我可以利用總部的名義去一下，」主任深思地說：「你知道既無武器，又不是總部，只好這樣了！」

韋民耀離開這個房間之後，主任和霍玉民商量了一番，她變得十分有把握地說：「請你放心吧：我在文壇上還有一點名氣，他不會不相信的。我自己也許危險；但是救更多的人要緊。」

霍玉民走出來叫武剛明天一早煮一點掛麪給主任做早飯。武剛揉開了睡眼，吃驚地問：

「什麼事？爲什麼要去，她一個人嗎？不行的，沒有生命危險，我們應該再穿一天，或是另外找一條路線穿過去。」

「主任去是要去的，她個人也許有危險；但這與我們整個團體有關，而且也是爲了那些人……你不必擔憂。」

「我真不明白，」他穿衣起來，連連地發出許多疑問。

霍玉民輕輕地同他說：

「統一戰綫不只是在順利環境下面進行的，危險的時候也要……她是爲了工作，你準備吧。」

武剛惘然地坐了半天；他喊起了伙伙同志。這伙伙是一個貪睡的傢伙，心裡在嘖嘖地咒罵着。武剛被一團火燒着，焦燥得想不出主意來，他自言自語地說：

「女人總要吃虧的。」

伙伙同志嘟囔了幾句就去做飯去了，這時小鬼們也都起來了，主任的舉動更使他們吃驚。他們伸着舌頭，好像有槍也不敢去。鍋沸起來了，煮好的掛麪端進了主任室。他們都沉默下來，因爲今天武剛的臉色可不同平常。武剛喝了一口悶酒，陡然地走出去

了。大家緊張起來，事情顯然是嚴重的。

大地的蘇甦的朝氣，載着唧唧的鳥聲流轉起來，絳紫色的朝霞染遍了樹梢上的青天。在我們心頭裡永不能忘記的一天開始了。

## 六

在向北的，通往鎮子的去路上，主任伴着孤獨的影子向前行進。她的脚有一點吃力，她不熟習這條道路，她可是儘可能地加快了步子。她不願回想送別村邊的那些亮灼的眼睛，因為她眼看就要走到她的目的地鎮子了。在她的前面，她有時還可以望到比她先出發十五分鐘的通信員。他拿着她的一封親筆信，她在這封信上說明了來意，也就是介紹了自己。在她的後面走着一個老鄉，他像不知道前面鎮子發生的事似的，急忙地向前走著。這個老鄉是一個中年人，頭上包着毛巾，一件長衫上扎着又寬又長的腰帶子。她可沒注意到他，因為她從來沒有回頭望過。

在鎮子上第一間房屋的旁邊，她停住了，她要等着通信員的回報。

這時鎮子早已醒了，由她身旁走過去幾個農夫和耕牛，他們都安安靜靜的，而且鎮子上安恬的炊烟，稀落的鷄鳴一點也看不出有什麼擾亂的痕跡。主任吃驚了，她向鎮子裡瞭望着，看不見灰衣的影子，也聽不見軍隊的騷動。

通信員捧着原信跑回來了，他是一個勇敢的小伙子，他毫不猶疑地擔負了危險的任務；但這時在想像不到的情況下竟心慌意亂了，他不安定地報告着逃兵已經連夜撤退了。

「我們那幾個人呢？」

「聽說綁在關帝廟裡！」

跟在後面的老鄉趕上來了，他湊在他們的面前好奇地諦聽着。這時他把包頭往下一擡說：

「讓我去看看！」

主任那末不相信地看出了這就是武剛。但她馬上想到了武剛是爲什麼來的，又爲什麼喬扮成一個老鄉。本來她自己也知道武剛對她的印象不很好；可是這個時候，他竟暗地裡保護着她。她爲他的優秀的革命軍人的品質感動了，通信員張大了眼睛問着武剛：

「原來是你，你怎麼來的？」

「跟他去吧！」主任鎮靜地說，如同她在導演一幕熟知的戲，又告訴武剛：「你帶着槍嗎？那末快點！你帶着他們回來。」

於是主任和通信員順着原路先回來了。

一個鐘頭以後，武剛也回來了；老姚他們回到了自己的住處。據武剛說，他們都被剝了上衣，繼而在神像上，老姚的鬍子被拔掉了，老姚一口咬定了在後面村子裡住的是八路軍的總部，這才保全了性命，而且他們怕得連夜撤退了。

武剛雖然又換上了軍裝；但他的事傳遍了每個同志的耳朵。有人給他畫了一張速寫，他提着左輪，左掌在肩上升起，他那仰起的正在講話的面孔，充滿了忠誠自信的表態。他的畫像被沒有見過他化裝的同志搶來搶去，最後被貼在女同志宿舍的牆壁上。

他在她們的心中充滿了崇高的印象，她們向通信員打聽一些路上的情形，她們去看過主任，她們爲了這種高貴的感情更敬愛武剛了。

武剛躲在床舖上休息着，他感到疲乏。他閉上了眼睛；但是他睡不着。這時霍玉民走來輕輕地搖醒他。霍玉民握住了他的手，用親切的眼睛注視着他。霍玉民在床沿上坐下來，對他說：

「武剛同志，我代表全體團員，向你的英勇忠誠表示敬意。」  
武剛低下了頭，霍玉民繼續說着：

「祇有你，這是你十幾年的鬪爭歷史的光榮，我知道你爲了革命的利益非常敬重主任，現在我要請你原諒，在你偷偷出發之後，爲了減輕我對你的疑惑，我打開了那個小包。你的那個……」

「我的小包？這不能夠。」

「但是已經……」

武剛又低下了頭，他慢慢說：「本來這是沒有意思的。」

「不，爲了這個，我們將給你更高的信賴，現在這個……」

霍玉民由衣袋裡掏了一頂五大洲的帽子，放在武剛的面前。這帽子已被舊不堪，帽頂上的五角紅星也褪了顏色。他戴着牠幹過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他戴着牠同反革命在血肉裡搏鬥過，他戴着牠經過困苦的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前一年，他因爲不了解黨的政策，痛心地摘下了牠，把牠包在布包裡；但是現在，他仍然不肯拋棄牠，牠在他的心裡起伏着一種劇烈的鬭爭，他因此微微感到羞赧了。

他用勁抓過帽子攢在手掌裡，他躲開了霍玉民的視線，他死死的沉默着。

「這是你忠於革命的表現！我們由此會更了解你，會更尊重你對於革命的忠誠，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不是由帽子上來判斷的，就像你今天的行爲，不是說明了你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軍人嗎？我們的統一戰線工作，現在是而且將來也是要站在革命立場上，我們時時不能放棄我們的組織原則，……。」

武剛把帽子握在手掌裡揉着，他把牠放在胸前，最後把牠放在口袋里，愉快地說：「我以爲我還要戴牠；可是……。」

「對的，祇要我們在革命的忠誠中紀念着牠就夠了！」

霍玉民站起來，把手掌壓在武剛肩膀上，溫和而感動地說：

「休息一會吧！明天就出發的，主任已經下命委任你為正式管理股長，大膽地工作起來，黨完全信任你！」

霍玉民走後，武剛把臉孔側在裡面，他想起了自己的艱苦的鬪爭，他模模糊糊地看見了整千整萬的戰士的血跡，他的眼睛為淚水遮住了。他自己又覺得眼淚是可恥的，於是用被子蒙住了頭，他怕別人看見。

小鬼端來了一碗麵，後面跟着幾個女同志。她們怕驚擾了他；但她們是代表了所有的團員來慰問他的。小鬼把麪放在台子上，噓的一聲燙了手指頭。一個女同志捏着小鬼的肩膀，小聲的說：

「不要喊醒了他，讓他睡吧；他已經睡着了呢！」

一九四〇，十一，廿八

空白页

# 水 塔

小袁在一塊破布中間向上挺着軟軟的頭頸，那被壓折的頭髮就跳起來；他也就睜開了眼睛，彷彿被頭髮扯醒了一般。天還朦黑，祇是在「毛頭紙」(註)的印縫中間透過來一條一條的白光，像他冬天看慣了的水柱。最早的一列火車剛馳過去了，往日他就該起床勞作了；但是今天，他的兩腿酸酸的，腰桿子也像扭過一般的痛。他的老爹值過夜班，癟小的身體縮在破絮中間，睡得正好。小袁突的坐起來，按住兩隻被一點點肌肉裹着的大腿想了一會，在他的紅而薄的有點歪出的嘴角上，浮現着一股小孩子在夢寐中做過一樁稱心得意事的微笑來。

小袁掀開門簾鑽出去了，他急促地走着，微微地搖着頭，似乎是因為四月的清風梳

註：北方糊窗紙之一種。

不開他的雜亂的短髮而慍惱了。他穿過一條鐵軌，又穿過一條鐵軌，他由月台上往下跳的時候，脚步輕輕的，膝蓋富有彈力地彎屈着。他不大在意地瞅瞅車站的屋頂，或是月台上疎稀的燈光，他覺得這一切都和以前不同。以前非常熟習的景物，今天都像是蒙上了一層類似發微的陰晦的東西。他一直走向最遠的月台的邊緣，他記得昨晚在那裡藏下了一個小包。

那是粗黑的大手由一隻鐵罐裡抓出來，用風車牌包紙替他包好了的。他從前見着過這個像他那手一樣粗黑的面孔嗎？在他的幼小的心靈裡翻起了夢一般的懷疑。祇有那個小包才能證實這夢想不到的變動是真實的。

他走到月台的邊緣，眼睛順着斜坡望去，他卒於發現了那一撮新土。這時他的心卜卜地跳起來，他茫然地掉轉身子，對着五趟鐵軌那邊在晨曦中矗立着的車站默立着了。他看見一個鑲着紅袖箍的人提着一盞馬燈，由電報室走進了站長室。

「他看了我一眼呢？這小家雀……」他心裡說。但是在他的眼前仍然隱現着那撮新土。因為昨晚過於忙促，在鬆軟的新土上面露出了一個紙角。

他跳下去，用他那拾來的皮鞋掘起新土蓋上去。他的眼睛一面偷望着車站，一面撈起褲管小便起來了。他記起工友們慣於在這裡解手，他怕那紙包容易被人發現，或是被澆濕了，所以連忙用兩隻腳向前踢着，使新土遮蓋了很長的一段。他故意走遠了又回頭

端詳一下，然後一溜煙跑回去。

## 二

中國軍隊退却，鐵路工人也跟着退却，這使老袁接受了與前不同的命運。他填補上一個空位置，從此捉住了一個飯盃。他的老婆在前三年因他把所有的財產吸進了煙槍，在窮困中患胃腸病死掉了。小袁是他唯一的兒子，他需要小袁，他從不肯離開小袁。小袁是他的老婆遺留給他消愁解悶唯一的代替物，也是他的忠誠有力的助手。小袁在自己的工作之外幫助他的工作，也正因為他們兩份工資實際上祇開銷一個人的生活費，才使老袁仍然能夠抽上兩口。

平常老袁對待小袁是很嚴苛的，他們的關係淡薄又淡薄，老袁對小袁祇會用鼻子哼，小袁也不對老袁談什麼。但是，前兩天的夜裡游擊隊抄襲車站的槍聲把小袁帶走了，老袁便像發熱病似的念禱他的兒子，他在自己的心裡許了大願翹盼小袁得以回來。

今天他剛在床板上爬起來，正遇着了掀開門帘走進來的小袁的兩隻眼睛。他的心裡說不出來的高興，他要跳上前去抱着他的兒子喊：「乖乖，兒子！可……」但是，他忽又習慣地沉下臉孔，不在意而又嚴厲地問：

「這兩天，到那裡去啦？」

小袁在車站上訓練了一雙察顏觀色的眼睛，他瞟着老袁的烏糟的鬍鬚哼着答：

「跟着游擊隊走了一趟……」

「呵；還了得！誰叫你去的？」

老袁瞪着大眼；但他的親切的心已在觀察着自己的兒子是否受了傷。他的純練的世故壓下了他的喜悅，裝着輕蔑地望着小袁，沉默地說：

「你不要腦袋啦；少說那些閑話，站長昨天問過我，我說你到姨家去啦，聽見沒有？」

老袁穿上爛制服，當他扣那唯一的鈕子的時候，由破袖筒裡面突露出來的漆黑的兩肘像是威脅小袁的眼睛，接着他掏出火車頭錶來看了看，一聲不響地走出去了。

在老袁心裡這種態度的用意是非常嚴厲的，但在小袁看來已是平常又平常的了。

### 三

暖和的晴空高高地廓着平原。站在車站月台上，可以掠過商號的房脊遠眺着麥青的原野。簇綠的楊柳包圍着散在四近的村莊，在地平線上站立着一團一團遠近不齊的樹頂。車站上保持了一定距離的白楊，又瘦又長像永不理睬人的長着葉子的電線竿子。月台的士敏土吸收着灼人的炎熱，光滑的鐵軌反射着刺目的光條。家雀在遠遠的樹叢上面

飛上飛下，在車站上祇有工務人員枯燥的面孔和煩悶的旅客的脚步聲。

小袁說不出來的煩燥，他在月台上躑來躑去，彷彿他是一個沒有工作的流浪漢。他的手時時插在褲袋裡，又時時掏出來不知放在那裡是好，他不自禁地要向月台的邊緣望去，一邊又制止自己，在心裡自言自語地說：「別人會看出來的呀！」

他在車站上慣見的本條長凳上坐下了。他的身子滑進椅背裡，他在這裡偷懶不大容易被人發現。在他背後走過兩個工人，手裡敲着鐵棍的那個站了一會，指着木椅說：

「我說的就是這個椅子，那天晚上，我提上褲子就跑，誰聽見過槍聲？蒙頭蒙腦闖上啦，這牙還痛呢？」

另一個山東口音笑了一聲回答他；「咱也遇着比這個還寬的啦；可是咱手脚靈活，兩手一扶跳過去啦！」

他們靠着肩膀走開了，還繼續聽見他們說；「真有的嚇病啦。」

「這怨誰！誰經着過……」

小袁在心裡竊笑着，他已忘記了那天晚上突然的槍聲在幼小心靈裡引起的恐懼，一切都為那奇異的遭遇帶來無比的驕傲所湮沒了。他想起他已是游擊隊所熟知的人，他就感到他的骨節漲起來，逼得他不得不挺着胸脯，握着拳頭大搖大擺的走着。

但是他依然僵在椅背裡，深思地描摹着那些驚人的事件。



平和的晚上，十點一刻的車開出去之後，整個車站都沉浸在黝暗和沉睡的靜寂里。現在回想起來那天晚上和哪一天都不相同，夜似乎更黑，燈光頻頻地映着眼，似乎要滅的樣子，一切都使人感到不舒服。

他由工人宿舍走向車站的路上，聽見了近在身邊的槍聲，高懸的紅綠燈和所有的燈光全熄滅了，他感覺到四周有一種聽不大清楚而又震動着地面的聲音逼上前來，使車站的上空突然凝結了一層陰霧。他不得不蹙縮着，戰抖起來，動也不敢動。小袁就地臥下了，他的心別別的跳，兩腿也打戰，他來不及鑽車站的地洞，也不能轉回去躲進附近的堡壘。

他不敢細聽那繁密的槍聲，他知道越聽就越多起來；好像一個人靜靜地仰面觀天，會發現一倍和數倍的星星的。

逼近的脚步聲使他昏厥了。他覺得兩脅架着兩隻大手，腿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他們經過漫荒的田野，跨過河渠上狹窄的橋身。他的頭腦昏沉沉的，如同滾捲在暴風中似的。槍聲遠了，也許是停止了，他們被裹在大地的黑暗裡，拖着脚步向前走。

他們停歇了幾次，最後在一個牆角上蹲下來。他的同伴中的一個走開了，另一個用發熱的身體偎着他，輕輕地問：

「累嗎？」

他彷彿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人間的聲音，他戰慄着，但又在骨髓裡爲這句問語溫暖起來。他在黑暗中搖了搖頭，又點着頭。

他又被原來的兩個人架着走開了。他在黑暗中摸索如同瞎了眼睛，什麼也看不到。轉拐了幾次，又跨過了一件什麼。突然一盞煤油燈照耀着他的全身。他的眼睛在眼皮下面亂躲亂藏，他自己也躲在了左邊那個人的身後陰影裡。

這是一間在炕上放着矮桌的堂屋。一頂熱氣騰騰的軍帽朝天地放在煤油燈的前面，牠的蒸氣像一縷煙似地漫住了燈光。一個粗壯的人一手握着解開的皮帶，一手抹着汗，回過頭來，用四方嘴「哦」地一聲說：

「你是個小鬼，哦，你看你這個小紅鼻子……」

小袁從來沒有意識到他的臉上有一個鼻子，並且這鼻子還是紅的。他每次由候車室的穿衣鏡的前面穿過時，他似乎看到一個一件大衣裹住一個瘦小的肢體的自己的怪形象。他的面孔在細脖頸和大領口上面顯得那麼小，又是那麼黑，似乎滿臉都塗了黑灰。他祇是模糊地知道在他的頭上長着比黑臉還黑的頭髮，和比頭髮還黑的眼珠子。此外在

面孔中間最注目的是那比嘴唇還紅的小紅鼻尖，這時他得意地想：

「這傢伙還不會叫我猴屁股咧！」其實他是怕別人這樣叫他的，而在車站上，除了他的老爹和站長，都偏偏喜歡這樣叫他。

他又隨着那兩個人一塊走出來了，叫做團長的那個粗壯的人再也沒有同他談什麼。他驚恐地跟着走，在圍着一桶小米飯一盆白菜豆腐一堆人前面站住了，他們互相打着招呼，隨後所有的目光都吸引在他的身上。他在那些人的面孔上發現了相同的表情：歡欣，熱愛，並且非常尊重他的存在。這是他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他有生第一次被人這樣熱心的關照。

粗獷的面孔湊上來問他：「你還沒有吃飯嗎？來來來！」

「小鬼！你臉上怎麼有個煙火頭？」（註）一個矮個子舉起筷子指着他的臉。

在這個矮個子的背上有人拍了一巴掌，他在後面罵着：「你開小鬼什麼玩笑，王八日的！今天的炮彈還沒有嚇掉你的魂。喂，小鬼！你在車站上幹什麼？」

遠遠的有人喊起來：「帶那個小鬼到副官處來吃飯！」

那兩個人應着，他也就跟着走了。他不曉得是否又換了兩個人；但他注意到一個方下巴的手掌非常有力，常常愛扭他的胳膊，另外一個清瘦，細高個，比方下巴要沉默得

註：小紅鼻子的隱語。

多。方下巴叫方大中，方大中喊細高個叫老秦。

## 五

小袁在那裡呆了兩天。他第一次在腦子裡搜索僅有的記憶向他們講述自己的身世。當他講到他的工錢，全被老爹抽了大煙的時候，他第一次由別人嘴裡聽到：「這個老混蛋他怎樣對待自己的兒子呀！」

他同方大中，老秦成了要好的朋友了。老秦雖然會教他唱歌，他可不喜歡那慘白陰冷的面孔，因為這面孔容易使他想起方大中告訴他的，老秦的老婆被敵人姦死和那用刺刀扎破了肚囊的兩個孩子。方大中的方下巴，永不停歇，一面用手撫摸着他的頭，一面叨叨地講着什麼。

底下就是方大中講的團長的故事：

「團長哪！有兩件寶貝。」方大中開始講的時候，老秦躺在他背後，一聲不響，方大中看入了小袁的眼睛，伸出兩根手指來重複着說：「兩件寶貝哪！」

「團長有一件黑棉大衣，你進城去過嗎？就是警察穿的那種大衣，團長從前就是一個警察。從前是一個警察，現在可是一個團長啦！你慢慢聽……」

「七七事變後，團長帶着一支勃朗寧在××屯上出現了。××屯是他的家，他家裡

有一個老母，一個老婆和一個孩子。全村的人都認識他，一半還是他的親戚。

「朱二爺，你軍衣不脫，捨也不捨，你玩的什麼花頭呵！」鄉親們這樣勸他。

「我的槍從前打上用，現在該打日本啦！」

「他不在意地回答着。可是敵人越來越近了，整群的難民經過×屯，年老的嘆聲嘆氣，年青的哭哭啼啼。他看見了一個被姦淫的少婦，拖着兩腿用手帕蒙着淚面，一步一步地走去，他就指着她對一些青年們說：

「看吧！這就是罪孽，再不起來幹，×屯的婦女都要變成這個樣子了！」

「他下了決心，二畝地買一支槍，半個月的工夫武裝了五十個有志的青年。」

「第一次襲擊車站，用洋鐵偽裝的鐵軌傾覆了由天津開到北平的一列兵車。這兵車是去圍困那座死城的！但他們在半路上滾上了月台，並且被一陣埋伏的炮彈打死了不少。」

「宋哲元得到情報，問專員，專員照實呈報，於是獎了『鐵血男兒』四個字，並且委任為平津鐵路破壞總隊長。」

「此後，打過南圩壩，打過板橋，打過高辛莊。這時槍不要買了，那些有槍的紳士甘心情願地捐給他。在打板橋那一次，團長帶三排人抄後路，在平地上匍匐前進時，敵人機槍瞄準了目標，對着他的黑大衣施行密集射擊。他馬上滾脫了大衣，躲在土堆後面

掩護起來。戰鬪結束後，他回來找那件大衣，大衣山山地放在那裡，上面已佈滿了十二個彈孔。從此他永遠不離開這件大衣，在戰鬪時，他並不穿牠，一個特務員提着一挺手提式，另一個特務員就替他背着這件大衣。」

「這件大衣有靈呵！」方大中這樣結束着說。「頭一次子彈沒有打中穿大衣的人，以後就永不會打中的。」

「那天打車站他穿這件大衣來了嗎？」小袁好奇地問。

「當然穿着呵！呵不，他的特務員背着，打仗時老是背着，你懂嗎？」

「這大衣……」小袁用小拳頭在方大中的手掌裡頂着說：「那末那一件寶貝呢？」

「那一件寶貝就是他那個獨角龍，獨角龍就是一個角的龍……。」

「龍是什麼！」

「龍就是團長的那匹馬呀！這馬可厲害啦！在頭上長着一隻角，像一個黃金塔，摸一摸是熱的，軟軟的；但是牠不叫摸，誰也不叫摸。這是一匹黑鬃紅驃馬，長鬃長尾，你在前面看不見牠的眼睛，在後面看不見牠的後蹄。跑起來一個鐘頭六十里，有一次跳過一輛大車，有一次一直跳上了窰頂。牠不找道路。朝着一個方向漫山漫野地跑。牠跑起來兩耳生風，坐不穩就會被風帶下來的。牠的蹄子輕極啦！剛犁過的土塊都踏不破。你想吧！這裡上菜騎牠進城買酒都來得及。呵，真厲害！這馬于學忠化三千塊錢買都沒

有買到手……。」

「那末團長化多少錢買的？」

「老百姓送的呀，老百姓怕日本鬼子，先把馬藏在地窖裡。團長到了這裡，整天打日本，老百姓自己找上門送給他，並且還帶來一個馬夫，那馬祇有這個馬夫會喂，除了團長也祇有他敢騎。」

「你敢騎嗎？」

方大中亂轉着眼珠子，不自然地答：「生人去了，又踢又咬……你聽哪；有一次，我們得了情報，知道敵人要包圍卅里外的三營，三營剛到那裡，一點沒有佈置，危險哪；不叫這匹馬他們就全完結啦！」

「這馬怎麼？」

「馬夫騎着這匹馬去報的信，他們得了信就退却，敵人撲了一個空……。」

「還有嗎？」

方大中搔着肥脖頸接着說：「還有那一次團長遇見了飛機專偵察團長的。團長回身騎上獨角龍，跑了五里路進了村子，回頭一看飛機還在老地方轉。」

小袁把頭頂着方大中的膝蓋想了一會就睡熟了，方大中由老秦手裡接過煙蒂巴吸起來。

## 六

小袁祇看見過團長一次；但團長的影子時刻在他的眼前出現。他想着團長的外套，他想着團長的獨角龍，團長披起黑大衣，騎着飛也似的獨角龍，那大衣吹在後面，手裡擎着槍，身體幾乎貼着馬頸，就像他看見過的畫片那樣。

小袁幾乎取着團長的姿勢站立着。他覺得自己就是團長，紅鼻頭朝下，兩眼向前瞪着，手裡擎着槍，在他的兩跨間騎着那匹快馬。心裡喊着：「噢嘯：噢嘯：」

但他看見了他那纖細的手腕子，他再向下看，是那經不起風吹的兩隻腿。他突然又坐在椅背裡，他仍然是這末渺小。他現在離開團長太遠了。他是方大在夜裡送回來，手裡是那包炸藥，耳邊儘響着；水塔！水塔！

水塔就在他身後的左側矗立着。牠像一個蘑菇，又像一頂僧帽；但是什麼都沒有牠這麼大，大肚子，高蹺腿。上面一根鐵管彎下來，啣着一節水龍布的哨嘴，哨嘴的痛扁的下端，滴着大點的水珠子。地面上潤濕了一片，混合着難以洗清的油垢。

小袁仰望看水塔的頂尖，又用眼睛測量着水塔的週身。最初他剛來到車站的時候，他不敢靠近水塔，他看去好像水塔要故意倒下來把他壓死似的。

水塔水塔的字音在他耳邊響了又響，在他的心裡有一股熱血衝進去，他渾身都覺得

暖烘烘的。他意識到在月台的邊緣上埋着那包炸藥。他的腦子記憶着那個粗手掌包好之後告訴他把炸藥埋在水塔腳上的方法。

「炸藥會響的，水塔倒下來，像塌了半邊天……。」

他想到這，被一種成功的喜悅的心情鼓動起來。他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了，在水塔被炸以後，車站自然要找人；但是他已經同接應部隊一塊走了。等他們查出祇有小袁不在的時候，自然以為炸水塔的是小袁。

「小袁那時比水塔還要高……。」

但是他依然是他，他還是站在木椅旁邊，他還是穿着又大又破的制服，他的紅鼻頭還是不聲不響地蹲在他的臉上。此外他像是缺少點什麼，他想想，哪怕手裡有一把刀子也可以比現在威武一點。

「一把刀子，至少應該有一把刀子呵……。」

他一邊想着一邊走開了。

## 七

小袁在水塔裡面遇見了老袁。他那踏着大步搖搖擺擺的神氣，儼然是一個團長。他知道團長是被人尊敬的。他若變成團長，他的老爹自然也要尊敬他。他的眼睛像兩塊黑

炭，那裡面充滿了在車站生活經驗中得來的智慧。他巡視一切似的，繞過老袁的座位，貼着鋼骨的牆壁像用脚尖試探地質似的走着。

老袁以爲他在尋找什麼，斜着眼睛盯着他，起初他爲小袁這種從所未有的動作驚奇起來；但他馬上恢復了威嚴的聲調喊起來。

「什麼樣子！你看你的手……」

小袁的手是背着的。他抬起手掌來裡外看了一轉，又背在背後響亮的回答他

「手還不是手！」

小袁在心裡算好了埋炸藥的地方，站在老袁的面前了。老袁怒氣衝天地揮着手掌喝道：

「滾開去，這裡用不着你。」

「不，爹！我兩天沒有幫你上水啦；我在這裡，你該上哪就上哪去吧。」  
後半句話是他平日來幫忙老袁工作時常說的。

老袁一聲不響，雖然所有的怒氣已被這句話完全消溶了，但他還是立瞪着三角眼睛。他覺得一個父親要有他的威嚴，而他的威嚴就藏在這三角眼睛裡。

由水龍布管掉下來的水點，像鐘擺一樣地響着。車站上鈴聲叫了，鐵軌振動起來，遠處有汽笛聲，但他倆之間被內心的沉默隔開了。

小袁又轉在老袁的面前站住，操着極平和，極沉靜的聲調問他：

「今天初幾啦，咱發了工資了吧？」

老袁抬起頭來凝視着他，這是他從來沒聽見的問題，小袁又接着說：

「發了工資，我要買把刀子！」

「什麼刀子？」

在小袁心裡所想的，是五金行裡那把烏木柄把上鑲着金星的匕首；但他裝得淡然地說：

「一把小刀，像金福的叔送他的那把。」

老袁的三角眼睛變得更尖了，他的下巴搖動着。小袁從看過團長的又寬又厚的下巴上的像鞋刷子一般的短髭之後，今天發現老袁那一綵綵懸在皺紋里的羊鬍子非常討厭。他在他母親死後，因為背地裡受到欺侮在他性格中所必需有的倔強和果斷，這時在他老爹的面前發作了。

「你不給我買，我也走，從此我不是……」他記起游擊隊裡罵這老混蛋的話來。

老袁跳起來，追在他的後面罵着：「你走，我看你走到那裡；呵，我倒要買把刀殺死你這野種。」

他沒有再追出去，他扶着牆壁站住了。他一撮山羊鬍子閉上了嘴唇。心裡像跌落了

一塊什麼，他疑惑着這小傢伙說得出來就幹得出來。

## 八

從小袁同他老爹吵過嘴之後，他每天早睡早起，在那個小窩裡四隻眼睛就沒有對視過。白天，他遠遠地望着水塔，等老袁躲在水塔裡的時候，他就悄悄地去察看一下由水塔的牆角上引出來的火線，火線頭被一塊扁平的石塊壓着。雖然這扁平的石塊被他鑲平在地面上，但他總是不去看一次就不放心。

小袁整天逍遙自在的。這是因為監督他的工作的老袁暫時取了放任的態度。他由站台上混到「票房」裡（註），再由票房混到站台。他來回急快地走着，其實是一點事情也沒有做。這是他故意隱瞞緊張心情的自然的表現。

站長是一個年約四十歲的日本人，制帽永遠端端正正地戴在頭上。他的臉孔長而且寬，鬆鬆地包着一層有黧色斑點的皮膚，像灰色橡皮一樣。眼皮像脂油一般下垂着，把眼瞳的光芒逼得像針尖一般。小袁從來不敢迎面碰着他，在他身後一轉就蹣跚開了。他知道站長那一雙青筋手掌慣於在別人面前威脅着，並且愛用這手掌打人。

站長永遠是嚴厲的，車站上的工人全怕他。但當他不得不混在守備隊中間的時候，

註：票房是候車室的俗稱

就意想不到的輾和了。

守備隊隔幾天就換一次，新來者擁進了候車室，站長就親自出去招待。小袁沒有看見過有誰敢在站長的面前那樣呵呵地大笑，他也沒有看見過站長不論在誰的面前會比對這些狂妄的士兵更恭敬更順從。

站長穿着一雙突出瘦褲腿一尺來長的尖皮靴，在洋灰地上恭恭敬敬地立着，而那些守備隊便在沙發上面放任地蹺着腿。啤酒瓶由這隻手裡傳到那隻手裡，咯咯的狂笑聲像啤酒沫子似的由那些喉頭裡升出來。

日本兵士兩三個搭着膀臂唱着小調在小巷裡消逝了，留下的就把談笑集中在旅客的身上。他們對於婦女更會用眼睛，手指和嘴唇做出極下流的樣子來；然後不以為滿足地也跟着走出去，也跟着消逝在紅燈巷裡了。

小袁在他們眼睛裡是不存在的，小袁偷偷地看見這種情形，為他們的狂歡所傳染，心葉會撲撲地振動起來。但是從他的心裡鑽入了有聲有色的游擊隊以來，他對於這一切表示懷疑，接着兩者的比重否定了牠。從此，那些鏗鏗發響的刺馬距，漆亮的馬靴，發紅的面孔都失了光彩。

因為水塔的影子，比水塔還高還大的團長的影子充滿了他的心。

牆壁上掛滿了衣物的房子裡面，密密地擺着矮的床位，工人們在噴吐出來的香煙圈裡，雜雜地交談着。

他們都是茁壯的漢子，帶着北方人的朴實的氣質。他們在閒談中間，慣用粗話來開頭結尾，也愛用手掌叩打着對方的肩頭來加重自己的語氣，或是爲了表示親近。

老袁躺在床上，莫如說是躲在床上，他是這一堆人物中間表面上被人尊敬，其實是人人拿他尋開心的對象。

他要天天來，他來了之後祇好裝睡或是不言語。但今天，他的心情爲了苦于思索小袁的話陷入極端的煩悶中了。

他們藉着今天在此換車等了三個鐘頭的日本婦人開了頭。他們把中國女人與日本女人比較，女人的臉孔啦，衣服啦，甚至談到最細微的地方也可以找出不同來。

「日本女人的屁股也不小咧！」叫胡齊邦的東北人直着嗓子喊：「真的不小，並且日本女人屁股是尖的，不信，你們就研究研究……你猜怎麼着？」

他笑起來，兩腿彎下，把屁股坐在後腳跟上說：「你看，她們整天這麼坐着，屁股怎麼不齊戔尖的？」

大家爲這種意外發現笑起來了，迴繞在頭頂的烟圈立刻震動着升騰起來。

胡齊邦在笑聲中瞪大了眼珠子，以爲這笑是對他的話的反駁。他頗自信地又捉住了另一種觀察。

「我真有研究呢，不要不信我，日本女人不穿鞋所以沒有腳跟，你們看出了沒有？」這更引起了笑聲；但胡齊邦勝利地不再辯證了。

話題慢慢地又轉到了每天都談的那天晚上游擊隊襲擊車站的事情上去。那個自以爲幸運躲在廁所裡得以逃過難關的外號叫小腦袋瓜的，今天不知爲什麼緊閉着嘴，並且別人也以爲那些可笑的事蹟講過幾次也不大新鮮了，於是那個制帽推在後腦勺露出廣潤的前額的工頭喊着：

「老袁起來，我問你小袁這幾天哪去啦！」

老袁直楞楞地轉着眼睛望着周圍的人。

「是不是這幾天和你吵了嘴！」另一個公鴨嗓子接上問。

「唉！」工頭提醒他：「你要注意，這小傢伙鬼頭蛤蟆眼的，你可就是一個兒子……」

「唉！」老袁憂鬱地應着，又躺在床舖上了。

那天傍晚，小袁急了一頭汗在引線上裹上了香煙錫紙，這是方大中囑咐他免得潮濕又偏被他忘記了的事。之後他向堡壘裡走去了，他天天生活在堡壘的周圍，可是他還一次沒有去過。堡壘是爲了保護鐵路的，凡是鐵路工人每天夜裡都要值班。工人們都恨這堡壘，不得不值班鑽進堡壘的時候，馬上就想到游擊隊的襲擊，那是孤立着的，伸長在夜的黑暗之中的，據他們所嘗驗過的事實來想，游擊隊若是高興使堡壘底朝天翻過來也是容易的。

他這次回來附帶的任務，是偵察堡壘內部構造。爆炸水塔是團長要他做的，堡壘的建築也是團長急于要知道的，這兩件事在小袁看來，同樣重要。

小袁走近堡壘，心裡引起了最大的好奇心，彷彿切要知道堡壘內部的情形他就是他自己。

值班的胡大炳拉開鐵門迎住了他。胡大炳長着南瓜樣的頭顱，眼睛凸出來，上面佈滿了血絲，老是仇視一切地橫視着。別人什麼事都提防他，因爲他不同他們親善，他自己也很願意使人知道他是不惜採用任何最後手段的樣子。他起初不大注意小袁；但小袁有兩次在鬼鬼祟祟的角落裡碰見了他。那時他檢查一隻錢包，又躲躲掩掩地藏那隻錢

包，因為被小袁發現了，他便擎起拳頭威脅，小袁罵着跑掉了。雖然他並沒有告訴人，可是從此他老是遇見胡大炳的逼視着的恨忿的眼睛。

胡大炳閃開，一手拉着門簾彷彿說：「你要進來嗎？」

小袁是應該跑掉的！可是他真的進來了。另一個值班的是曹伯衡，他是這些人中間最和氣最有趣的一個。他由機槍的把柄上騰出一隻手來搖着說：

「他媽見鬼！我當是隊長。原來是猴屁股。」

小袁跨了兩步，眼珠子向兩旁掃着，在他的心裡記住了：兩挺機關槍在最上層。步槍槍眼十個或是十二個，裡面有鋼板掩護着。他一下子跳到曹伯衡的側面，像是爲了躲避胡大炳才這樣的。他用手摸着機身說：

「這槍真好呀！」

胡大炳訕地關上門，嚷着：

「你來幹什麼？」

「你管不着，我是向曹伯衡要刀子來的。」曹伯衡那把刀子正像他要買的一樣；但他看見曹伯衡對他一擠眼，他不敢再開口了，因為曹伯衡把刀子別在褲帶裡，是任誰也不知道的。

曹伯衡馬上不同他親近了，正經地說：「小刀子丟了，你要什麼？這是什麼地方。」

快滾吧！」

小袁反而更依得他近一點，他看見門後有一隻電話機，電線通到地裡去。在左角上有一個敞口的鐵蓋，和向下去的鐵梯；這是地道的出入口。工人們常常聊以自慰地想來就是這個：敵人來了，打電話，鑽地洞等援兵……。

這電話通那裡？怎麼沒有天線。小袁輕淡地問，彷彿他問這話並沒有什麼用意。

胡大炳打開門，用忿怒的眼睛指着門外，小袁不得已低着頭走出去了。

## 十一

小袁雜在旅客中間，他要嘗試一次在來客中間做掮客。照車站的規矩這是有害公務，侵犯行會之利益的舉動；但小袁應該不在此例，因為他今天或是明天就要做一件頂天立地的大事情，他的虛榮心需要一把刀子，而且這刀子應該是他勇於執行任務的內心的表現。

一列快車擦着鐵軌停下來了。車頭噴着蒸氣，獨自向前開去，轉入支線，停在水塔下面。小袁在人群中轉了轉，因為他不慣於應接，他所要做的生意一項也沒碰到手。他憂傷地走回來，失敗對於他真是一件大不幸。

他走到水塔後面，看見車頭聲息俱寂地橫在鐵軌上。一個穿藍布衣的司機正同站長

由對面的月台跳下來。他們在繞過車頭出現的時候，他分明看到司機的忿怒面孔。這時老袁提着褲子由廁所裡出來向這裡走着。

站長馬上找着了老袁，用焦急的神情等待着老袁慢慢地走來。

站長用粗陋的中國語面對着老袁問：

「哪裡去？」

老袁一雙寒腿更彎屈了，他極力笑着臉說：

「我的肚子壞啦！」

「車站上時刻第一！你不自明嗎？」

一隻手掌落在老袁的左頰上！老袁不敢用手去摸，彷彿怕拂掉了他的卑順的笑容似的。他連着一鞠躬，退了一步，像一隻狗似的躡進了水塔裡面。嘴漲起來了，一根水柱向下噴瀉着，車頭雖然還是在預定的時間內離開了水塔；但是站長仍然在水塔門口站了半天。因之老袁也在裡面恭恭敬敬地站了半天。

小袁由水塔門口望見他老爹頭伏在手腕裡依着牆角坐着，這使他泛起了與前幾年在夢中因父親逝世所掀起的憂傷的心情一樣。

## 十二

小袁望着在欄棚後面伸展着的遠處的原野，他的眼睛由一個丘崗跳過另一個丘崗，由這個樹叢移到那個樹叢。他似乎看見了遮在樹叢後面的炊煙和消隱在樹叢裡面的犬吠聲。他在他的飄渺的心境裡描摹着他從前的家屋和院落。

他懷念着他母親的面影，老爹在母親面前的時候，對他像對母親一樣有愛情。現在他老了，他被命運折磨得失了人性。他不辨是非，能活就活下去。他不是對人卑躬屈節，就是在兒子的身上以暴虐來娛樂自己。他已經不愛人類，他也不再被人所愛了。他的老年是悲淒的，是使一個兒子在心靈上增加了重負的哀憐。

小袁的腿麻了，在兩隻腿上交換着身體的重量。他踏着一個石塊，在這石塊底下就是他那炸藥的引綫。

他不由得向左側望去，團長在那個方向向他伸出手來，他聽見了呼喚，新生的光輝眩耀着他的眼睛，他快要昏厥了。

## 十三

小袁在爲三班車的旅客往洋車上搬運箱籠。這次他只得了三角錢，他心裡想積蓄多

久才能買一把刀子呢？

「小袁！」

在呼喚他的名字的方向，一個商人由電燈柱子後面閃出身來。小袁略一凝神，他忍不住要狂叫起來；但是他馬上鎮靜地走過去，低聲問着來人：

「方大中！原來是你呀！」

方大中的臉上毫無表情，大手掌在小袁的臉上一揮，小袁的嘴就像被什麼封上了，他默默地站在那裡。

方大中望着別處，嘴唇慢慢地動着，說：

「今天晚上，團長要我來告訴你，槍一響，就點引綫，記住……。」方大中慢慢動着的嘴唇張着不動，下巴顯得更寬了，他的眼睛仍然像在搜索什麼，停了幾分鐘，又繼續說：「那邊走過來的外國人，他是教堂的牧師，他曾捐了些子彈，也常常替我們到天津北平買藥品，他和團長很好，你快去告訴他，今晚不要起身，告訴他今晚我們破壞鐵路，去吧！去告訴他。」

小袁轉身跑了幾步，再回頭看時，方大中已經不見了。於是他湊近那個牧師，牧師手裡提着一個破皮箱，他用純熟的中國話對小袁說：

「不要你，我自己會拿。」

小袁仍然提住了皮箱，低聲告訴他：

「方才有人告訴我，叫我告訴你，今天走不得，他們今天晚上破壞鐵路……」  
牧師舉起一個手指，指着小袁的紅鼻子，彷彿試驗這話真實不真實，但小袁神色不動，並且補加上說：

「那個人剛才走，他看見你走過來的……。」

隻帶毛的大手放在小袁的頭上搖了搖，牧師快意地笑着說。

「好得很！謝謝你！」在小袁的手裡是他遞過來的兩張鈔票——一元一張的鈔票。小袁楞楞地站着，他不相信會有這樣的酬勞，尤其是當他真正需要鈔票的時候，當他需要用鈔票買刀子的時候。

## 十四

夜裡十點鐘了。

在那個用枕木架成的低矮的小屋裡，小袁和老袁都不注意對方的行動，在他們中間彷彿有一種難耐的時間。老袁推開煙燈在板床上疊架着兩腿，閉着眼睛假寐。

最後到的貨車帶走了一切喧鬧的聲音，電報機停止了，人門肖憲在房子裡，祇有明亮的電燈在支撐着跌落下來的夜幕。

小袁握着自來火，默坐在一根長檯上，他像默數着什麼似地靜默着。他的眼睛落在裝畫片的鐵盒子上；但他並沒有什麼吸引力了，他的心像火炭一樣，他想到那隻買到手的星光燦爛的匕首，牠貼着牠的身子，一股清涼的快感滲透了他的心。然而他覺得這個時候必得向他老爹說一兩句話。

老袁交換着兩腿，他也似乎感到壓在內心上的疑慮逼着他要問些什麼，他斜視一下小袁；但馬上又閉上眼睛，恢復了假寐狀態。

小袁幾次站起來，走近老爹的腳前，不知爲什麼他却又退回來。當他每次轉身的時候，老袁的眼睛就悄悄地睜開一下，怨恨地眦着他。

時間蛻變了，牠由四足的青蛙變成了多足的蜈蚣，抬起一隻腳又抬一隻腳慢慢地爬過去。小袁煩燥地皺着眉，他的心隨着忽起忽落的思想滾來滾去。他那心，想要立時冲破牆壁飛出去。

槍聲——他用腦子想着那對他特別有意義的尖刺的槍聲。那放槍的人會喊着他的名字吧：一定這樣說：「小紅鼻子，快點着引綫！」他點着了牠，水塔倒下來，聲音大得像塌了半邊天。那不是騎着獨角龍的團長嗎？他跑上去，團長用兩臂把他舉在頭上，那短髭像刷子似的在他臉上搔着。

小袁睜開眼睛，又看見了他爹的縮在肉襪裡的山羊鬍子，他的心又黑暗起來了。

小袁的心，一時像懸在棚頂上的電燈，一時又像豆大的烟燈。

夜越深越靜，似乎幾里外的腳步聲也聽得清楚；但又靜得似乎什麼聲音也沒有。小袁沉下心傾聽着，他也許已經聽見了槍聲。他的心收縮起來了。他所等待的時刻到了，快到了。

老袁突然呷唔了一聲，小袁馬上抬起頭來；但他又側轉身不響了。

在小袁的耳膜上，有一聲折斷一根火柴的聲音震動着。他仰起頭，豎起耳朵，這聲音掩着尾巴震動了牆壁，他心裡說：

「槍……」

他站起來了，忽然緊張起來的神經使他忘記了如何動作，他想要衝出去；但他又轉過頭來張望着。他遇見了老袁的三角眼睛。老袁爲他的動作驚醒了，老袁坐起來，他要監督要發生的事。

小袁跳出去，在黑暗中消逝了，繼起的緊密的槍聲應接了他。跟在他後面的是赤着脚板顛躑着的老袁。他是無目的的，像是什麼東西吸引了他，使他不得不這樣。

車站上的燈光熄滅了，夜幕更緊地裹住了大地。星星突然顯得又亮又大起來。在黑暗裡，看不見人影子，祇有脚步聲拍打着地面，倉忙地逃避。

小袁越過了兩個月台，他在黑黝黝的水塔前面停下來，伸出兩手摸着那個石塊。他

的心因爲極度的熱而冷顫了，手指痙攣着，勉強地撥着自來火的彈簧，火花在他眼前散開，他點着了那引線。

一隻手掌抓住了他的衣領，猛然的動作使他不得不向後依着一個抵過來的膝蓋，這時他聽見了急促的喘息聲和罵罵：

「野種，我看你再跑……跟我回去，你這野種……。」

黑暗在他眼前擴張着，槍聲充滿了他的耳鼓。他點着了引線，他完成了這個偉大的任務。這時他馬上就可以跑向楊家坎的樹林裡去會見團長的；但老袁的手臂像一道牆壁似的攔住了他。他需要掙斷這條鐵練，他的手摸着了那把匕首。面前是他的敵人，再不是什麼父親。他猛一回身，向上擊去。

老袁的左腿被痛楚咬住了，他在他的良心上責罰着他的兒子，他一生都不能饒恕他的，他的憤怒要他立刻殺死這個忤逆。他的眼睛被一層火網蒙住，他朝着將要立起的小袁撲去。小袁向後倒去了，他的頭碰在水塔的牆壁上。

小袁軟癱地在牆角下深沉的躺着，老袁站起來，爲他自己所做的事驚歎了，他的傷處向外注流着鮮血，他的腿酸軟地立不穩了，他的頭昏眩起來，他也倒在小袁的腳前了。

火星沿着引線爬着，牠彷彿爲了那逼近的快樂叫起來；吡……吡……吡……在那挖

空的小土洞裡濺着火花。火花舐着了火藥，像一個人用力吹一個汽球，碎裂了，匍的一聲，大地的神經痙攣起來。

灰石像塌了半邊天似的倒下來，掩住了兩個昏厥的屍體。

從此在小袁的真稚的心靈上，蓋上了比水塔還高大的團長的影子。

一九四〇，三，

空白页

## 鴨綠江

我生在鴨綠江邊的一個小鎮子上，這個地名在地圖上是很難找到的。鎮上惟一的一條街，爬過一條山崗直達江邊。街路兩旁，儘是住宅似的老舊的建築物，在房簷上豎立着各種商店的招牌。

街路窄窄的，常常有青蛙跳來跳去。

我們正在晌中，滾着鐵環，向江邊跑去。在那裡揀一塊石頭坐下，大家就望着江面出神，爲了免得寂寞，便對着江心的輪船尋找熟習的面孔；但是他們有的躲在船艙裡，有的在輪船的甲板上鑽動着。他們比那起重機上的木頭，小得像螞蟻的一樣，自然分不清誰是誰來。

輪船有着各種各樣的烟囱，高的矮的，像一隻角似的豎立在船頭上的，歪着脖子，還有的是五顏六色的。

水鼓抵禦着江流，一動不動。我們以爲那是最危險的地方，想着能够在水鼓上面坐

一個鐘頭也許是最大的快樂。

對岸是異民族的朝鮮，蘆葦遮着岸邊，金剛山的遠景又籠罩着天際，默在那里陪想些什麼就像飲着芬芳的高梁醇酒。

有誰指着江心的沙州這末說一句，大半都是我們認為最無趣的人。「看看那裡，昨天還有一點點，今天就不見啦！」

因此我愛冬天。冬天的雪花蓋着大地，江面結了冰，從前不能停留的地方，可以站在那裡了，不能到達的地方，現在走得過去了。

爬犁是誰也想不到會跑得那麼快，無論撐起來要流多少汗，可以得到競技似的快樂。

穿起冰刀一閃一閃的在冰上溜着，實在是一件體面事。終有一年我買到了一雙廉價的冰刀，爲的不使人看見，偷偷地由家裡拿到江邊，而且第一次穿在腳上，牠不向前走，儘後退着，後退着，兩手自然要伏下來，引起的轟笑長久地不能由心靈上抹掉。

這也不能不被家人發現，於是罵着我：「弄那些怪名堂，看你不成殘廢！」因此我學會了。甚至在夢裡也是冰刀一閃一閃的，溜着，溜着。

我離開牠，就想起來的更多，而且當我再回到那裡的時候，我才理會了我是那末想牠。

望望牠，望過牠就不會忘記。由極遠極遠的地方，青山雪頂上滴下來一股碧流，深澈，邃遠，牠的謐靜是那末感動人。我一直留着一種的感覺：一根羽毛，而且一定是一根鴨鵝毛搔在我的心上，因為牠是那麼澈綠澈綠呵！

我又坐在江心的鋪板上了，牠迎着風載着我向那個小鎮子駛去，牠像山嶺上的盤道似的，一來一去地穿行着。

桅杆傾斜着，船舷吃在水裡，我狂熱地期望着投進江心，等待它的熱烈的擁抱。在這岸，在對岸，暮靄似的連峯，忽忽振動的草原，海底電線的標杆，順着江岸流去的汽車路，羊群，烟囱，一片片的蘆草，無數的向外伸開去的河叉……

像帶綫子似的河叉，融結了兩個民族間的悽鬱的情感。

我望到了呵！我又望到了那個鎮子了，葱鬱的山頭和紅蓋頂的海關樓房又活生生的映在我的眼簾裡了，並且在我左邊又出現了那塊河洲，我記起那個無趣的童伴來了。我的心臟衝動着，我要告訴他：

「看看那裡，昨天還沒有，今天就……唔，那是鴨綠江的心臟，牠也在搏動着呵！」

我歸來了。我整天貪婪地望着江面，望着夏雲，我曾經幻想過的雲彩，我是否能再望到牠呢？

「一塊雲，伸長了角，舞動着肢體，把守江口的一員蝦將又在跳出了水面駕空巡視江面了。」

但是這是夏天，冬天我沒有回來過，那時我多麼想着能在冬天回來一次呵！我不是更喜歡鴨綠江上的冬天嗎？

順着冰溜滴着簷水的時候，也許就在今天晚上，在夢中都會聽到的，一聲天崩地裂似的轟響，封鎖江面的冰殼爆裂了，牠咆哮着，江水鑽出了深綠色的頭頸，冰塊四分五裂隨着洶湧的激流向下沖蕩。

我夢着再聽到這種聲音，我常常在異鄉的床上傾聽着，在夢中說不定會再聽到的。然而今天，我永遠離開了家鄉，無論冬天或是夏天我還能回去嗎？可是我告訴你，我的心在永遠永遠的懷念着牠。

鴨綠江上翻着點點的浪花，我懷念着這緊束着大地的寶藏的美麗的腰飾  
大地的寶藏是大豆，高粱，森林和煤礦。  
更可懷念的是那些嵌在心裡的故事和傳說……

一 棒槌的故事

深山裡，在叢林的邊緣，在河溪的上坡，在一條小徑的盡端，就在祇有他們才可以

尋到的地方，架起一椽椽木蓋上樹枝和茅草。

在這個窩棚裡住着四個人，在這裡用言語來傳感情的僅僅就是這四個呀！

迎面是溫和的風，夜晚滿天的星斗。

今早攜着乾糧傢俱出去的三個，一個把辮子盤在包頭裡，不大講話，是個好人；另一個滾動着黑眼珠子，動不動就哭起來，也是一個好人；第三個矮個子，有着厲害的語病，更是一個好人。他們都年強力壯，充滿了興高采烈的念頭，又都是你爲了我，我爲了你那麼死心眼兒的講義氣。

留在家裡是一個老頭子，是總和三個人的愁苦的經驗而有餘的人，也是總和三個人的慾望而不足的人。他的眼睛已經昏花而癩下去了；但却閃着一點點碎玻璃似的光。他還時時扭動着酸軟的骨節，自信很有力量。

前天夜裡棗刺傷了他的脚板，所以才留在窩棚裡的。

背後是高聳的峻嶺，抬起脖子望去，實在是望不到頂的。當着雨雲被風吹落在天邊的時候，便露出一頂雪帽子壓在他的尖頂上。經年不化的積雪，在靈魂上會留下一陣寒噤；但是老頭子可不覺得，他不望牠，他根本望不到牠。

那天雪塊滾下來，壓折了樹木，終爲岩石碰得粉碎，雖在六月天，飛舞起來的雪花却使他躲在窩棚裡了。

山麓下有高大的樹林，有像蛇那麼纖細的溪流。岩石窟裡常常發現老死的豹獐和草蛇的蛇皮。

不知名的鳥兒飛來飛去，不知名的花草揚溢着牠的芳香。

這時，老頭子敞開破夾襖的領口，斜依着一根杆柱臥在那裡。他閉起眼睛讓太陽在他的臉上跳來跳去。他不時用枯癟的手指搔胸，因為那裡晒得發癢。他沒有睡覺，也沒有做夢，他的昏沉沉的腦子升浮着像霧一般的希望。

他是這麼昏沉，連自己是否睜着眼睛都不能分辨了；但在他眼前現出極遠極遠的青山連峯，牠的顏色像海。一個嶺丘像鳥嶼似的聳立着，展平的鞞鞞草隨風波動。

近處的山頭上，一座山神廟躲在傘狀的松枝下面，牠的周圍開遍了黃色的花叢。

山神廟的後身拖起一片樹林，團團的枝葉像繡球花似的排列着。在那邊緣上，似乎有一隻螢火蟲在飛動；不，這是白天。那麼那一團火紅的影子是什麼呢？牠在樹幹上來攀去，如同一隻蜘蛛，這是一團鬼火嗎？已經說過了，這不是鬼怪出現的夜晚。

老頭子昏昏噩噩的，用酸弱的右臂墊起上身。他暫時忘記了搔癢，因為這種姿勢妨礙了他。他的心血凝固了，他的思想裹在一個硬壳裡。

那個火紅的影子突然隱去了；但是又鑽出來了。牠順着茸茸的野路向前跳躍。牠像被拋擲的皮球，一彈一彈的跳着。牠走近了山神廟。

老頭子的鬚鬚貼在胸膛上，像蟲子在爬；但他不覺得，他正在目不轉睛地望過去。他這時被驚懼和好奇佔據了。

火紅的影子滾上了階石，一叢野蘭花把牠遮住了。隨後牠圍着山神廟的基石走着，走着；有時停下來向遠處望去，牠真在望着什麼嗎？

一股旋風聳起，吸轉着落葉和砂塵。沉默的蒼鷹，伸平了翅膀，向右下方滑去。太陽被一塊浮雲遮了半個面孔。

老頭子仍在痴痴地望着，他從來也沒有這樣平靜過，也從來沒有這樣煩燥過，不知道他現在想着什麼，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想些什麼。火紅的影子吸引着他，他看見牠又跑下了階石，並且沿着通到溪邊的小徑走來。

這是一條披着荊棘的小徑；然而牠像被花香迷惑着的小蝴蝶，在小徑的兩旁亂躡亂躡。

漸漸近了，如同突然映在一片鏡子裡，現露出一副清晰的輪廓了。

在老頭子的心裡叫着：「原來這是一個小娃娃！」

他看見他戴着一個紅兜兜，真紅，把他的四肢都映得緋紅緋紅的。

他看得見，他的面孔像圖畫上的小孩那麼可愛。他有黑黑的眼睛和塗着胭脂一般的雙頰和嘴唇。他看清了，他的尖尖嘴巴連着一根肥腴可愛的頸項。

他看得更清楚了，他的腦頂上蓋着一撮桃形的短髮，菲薄的耳垂在太陽光下像珊瑚耳墜一般的發亮。

這是一個不滿五錢的小孩。

「這是誰家的娃娃？」老頭子昏曠地想，並且喃喃自語着：「這家子真放心，娃娃連鞋也不穿。」

娃娃走下了斜坡，站在溪邊上了。他對着老頭子凝視着，並且閃出了天真的笑容。

「這是不是我的娃娃呢？」他又想：「真的像見過，難道是同年青媳婦睡在一張床上所夢見過的嗎？」

他細眯着眼睛，娃娃在溪水裡洗濯他那纖小的兩足，他也望見了撩撥起來的水花了。

他的心如同被一件什麼熨燙着似的，溫暖暖的，軟癱癱的。

一陣雁聲嘹唳而過，他第一次望見了青山的雪頂，他的靈魂打了一個寒噤。前面，左面，右面，全是曠闊的野景，廣漠的天空，蒼老的樹林，嵯峨的岩石，一塊沒有人煙的地方。

「這是沒有人煙的地方！」他自以為記起了什麼事似的這末想：「沒有人家，哪來的娃娃？」

周圍是陌生的；然而他可以摸到他們。他對他的周遭毫無感情，不過是因為他已經把希望放在他的身上了。

他有把握地對自己說：「不要見鬼！這是哪裡？這是離開家鄉遠遠的地方，你爲什麼來到這裡呀？想想吧！」

他又認識了他自己，他是一個挖棒槌的，爲了這個，眼睛閃着一點點碎玻璃的閃光，爲了這個在他的酸弱的胳膊上儲滿了力量。

於是幸運不會離開他的身邊，他終於能够想起他聽來的傳說：

「從前有一個挖棒槌的，當然啦，他也是在這裡，他……不管他長沒有長鬍子，反正也這末運氣；他碰見一個娃娃，像今天這個娃娃，戴紅兜的，赤着脚的娃娃，對啦，他們叫他紅孩。這個紅孩不用說是個精靈，他變成個娃娃，他漫山漫野的跳跳蹦蹦，是爲了散散心。他常常散心的，他越年老越愛散心的。但他最怕生人，生人有生氣，鬼有鬼氣你該知道吧！我們怕鬼，所以他也最怕生人。生人想走近他是非常不容易的，簡直是辦不到的事情。偏巧，你聽哪，這真的湊巧，這個挖棒槌的，離他不遠，也許就在他腳邊上。那末這很容易，趁他要石子的時候，他在他的脖子套上一根紅繩。後來自然啦，他順着紅繩走去，那紅繩鑽在地裡，挖棒槌的人隨身都帶着傢俱，掘的挖的非常便當，他就這末的找到了一棵鬚長三尺的人參果。」老頭子細心地背誦着這段傳說。

人們往往是在最真實的事情面前，才相信自己的。

他就是這樣，他從胸襟裡摸出一根紅繩來，因為他看見了紅孩，因為他的確也希望着看見鬚長三尺的人參果。他早就想到有這末一天的，所以他早就預備下了。

誰敢說他老眼昏花呢？誰敢說他老弱無能呢？他張大了眼瞳，他用膝蓋跪起了，他要伸開兩手站起來走過去的。

但是腳板上一陣疼痛，使他摔倒了。

這陣疼痛，鎖在他的眉尖裡，藏在他的深厚的皺紋裡，一直潛留在他的劇烈地跳動的心的裡。

薄暮時分，他的伙伴回來了。

他呆呆的，他的衰弱的腦子使他分辨不出是不是做了一個夢？他的臉陡然紅了一陣，碎玻璃似的閃光從他的眼睛裡消逝了。他輕輕放下的膀臂，再也無力抬起牠們了。這二個好人，今天仍是一無所獲。他們疲憊地偎在一起抽起煙袋，他們就心着老頭就要向他們拋來冷嘲的咒詛，老頭子常常會狠狠地罵這群廢料的。

但是今天，老頭子一聲不響地溜進了窩棚，他第一次不用吩咐為他們燒飯去了。在窩棚頂上，怨艾的烟向暮靄中升去。

他們的親人留在下江，鎮子裡，或是縣裡，大半都是留在他們投奔關東來的第一個落脚的地方。

他們，離開他們的親人遠遠的，幾千里，幾萬里，去到人們說不清的地方了。老人們憑着可憐的記憶，所能說的，也只是用手指順着鴨綠江流來的方向一指：「那裡，遠的很！」

那裡，鑽過去就是另一種天地。永遠走不完的，永遠辨不出方向的大森林。盤大的葉子遮着天，枯枝鋪滿了地面，陰寒的，發霉的氣流，人們覺得惟有躲在鳥窠裡才會溫暖。

鳥囀是音樂，鋸木聲是音樂，把頭的咒罵聲也是他們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音樂。晚上升起野火，映紅的面孔凝視着火燄。夜深火熄了，那些懷念着家鄉的人，由樹杈間偷望着一顆或是兩顆星斗。

虎狼衝過的時候，像一陣暴風，牠的吼聲震撼着樹葉子簌簌地響。

他們的親人，住在下江鎮子裡或是縣裡的親人們，在錢眼大的腦子裡，追隨着他們所去的方向。這時，在夢寐中囁語着人生的渺茫的未來。

排腰子穿着木耳，長列的木排浮在江中了，板屋築起來，彷彿由樹林裡挪到這裡來的。

木排上養着花草，夜間常常飄起笛音。巴兒狗脖子上拴着響鈴，公雞不到天明就嚶嚶地啼起來。

把頭換上新衣，手裡提着一掛五百響長鞭。他的面孔變了樣子，他想着什麼，誰也不知道他想什麼。木把子早就知道把頭現在該有一套本事的。

鞭響了，把頭發着號令，木把站在木棹旁邊，躬起腰前後搖着。由胸脯裡喊出了：「嗨喲，嗨喲喲……」

木排順着江水流去，帶着江水的速度擦過崖壁，礁石，灣流和漩渦。佇立在山頭上的狼群不解地嗥起來，一兩個山神廟在對木排注目凝視。

荷花淀開了夏天的笑容，親人們來到江邊，望着天際的浮雲，牠像帶來了什麼平安的消息；又俯視着江水，牠會時時刻刻把他們載回來的。每個浪花都是感情的寄托。每個浪花對他們都有盡不完的義務。

但是木排要經過歪脖子峭的。木排在歪脖子峭的前面要停止一下的。

歪脖子峭，江身突然被兩旁的峭壁夾緊了，水面高起來，跳過一塊礁石，向一個平平的深潭流去。

深潭的底下藏着一股漩流，牠甚至可以把一片落葉吸入水底。深潭與峭壁之間僅有廿米，而且要轉折卅度角。木排走過這裡，祇有先朝崖壁撞去，然後在適當的地方急轉而下才得脫險。

這是吸人的血口……

傳說着深潭底下住着一個烏龜精。牠潛在水底不動，漩流就是牠的呼吸，牠的爪牙動一動誰也過不去的。但是牠對那些孝敬牠的把頭也懷着一點善意，不肯用黃錢紙買得經驗和勇氣的人，常常使牠發怒。

木排停住了，木把子早已嚇得心驚口呆了，木排嵌住了尾巴似的，週身擺動着。把頭安然無事地燒着了黃錢紙，認真地讀着常常忘記的流浪者的誓詞。

鞭炮響了，木排像一隻箭似的朝着崖壁冲下去了。

或者滑了一個角度安然通過，或者匄一聲撞得粉碎然後無聲無息的被漩流吸進了深底。

歪脖子哨是木把子的關口，也是他們每個親人心中的癥結。

洗衣婦的花花綠綠的衣裳在江邊組成了五顏六色的花環。清風將棒槌敲在石板上的聲音向市上吹去。她們一面洗衣，一面等待着。她們每逢遇到木排流下來，就擁上去，雜七雜八地問着：

「誰家的？」

「喲，李大嫂的男人回來啦！」

「我家的怎麼還沒有……」

「你還看見誰啦？急死我啦！」

有一條陰溝通到江岸的小巷里，每隔一扇窗子有一個小門，小門上掛着紅燈，密密齊齊的。巷子窄而濘泥不堪，中間一條木板，踏在腳底下吱吱直響。

紅燈底下立着花枝招展的妓女，個個都用花朵似的手絹堵着嘴，眼睛斜溜溜地瞧着來往的客人。

客人中間有一些是剛到不久的木把子，腰裡響着大洋錢，粗手指掐着煙屁股用力地抽。他們換上了簇新的衣服，頭上戴着黑呢帽；但是在黑呢帽底下還捨不得去掉那裹着頭的白毛巾。

木把子挨着個向妓女調戲，妓女拋開堵在嘴上的手絹揮動着，於是在她的面孔上露出了一張血紅的嘴，和嘴角上淫穢老朽的皺紋。

「去你的，死不要臉！」她甩開一個小流氓，對木把子怪腔怪調地嚷着：「心肝呀：妹子要你進來呀，我的小木把子……」

木把子跑過來，用硬硬的鬍鬚扎在她的臉上，噴着口臭笑起來：「小木把子，鬍子

「可硬啦！」

她一把揪住他，門兒在身後拴起來了。

木排裹在江面上，像是武士的冑甲。牠休息着了，木把子跑上岸游玩去了，靜靜的。偶而在板屋旁邊，幾個無處可去的木把子在下五道，或是用填滿了美餐的肚皮等待着把頭轉來。

把頭到採木公司（本是中日合辦，早已由日本獨佔了——註）兜賣生意去了；但我們所知道的，他們是混在「來呀心肝呀」那些地方去了。

成羣的頑童跳在木筏上，張開兩手，一根根の木頭在脚下滾動着，浮盪着。這是非常危險的，可以掉下去，可以把腿夾成殘廢；但這是有趣的。

「咄；滾下去，」下五道的木把子怒吼着，這是他們藉以表示他們的存在，頑童滾不滾下去，他們就不管了。

由岸上常常背下醉了酒的木把子，伙伴爲了這個忙做一團。雖然這是小事，他們都像服侍一個爲虎狼所傷的伙伴那麼招呼着。

還有的留在岸上慢慢地散步，打着口哨，手裡或是敲着兩個銅板。

碼頭上籠罩着塵土，由倉庫裡吐出的豆餅，馱在勞動者的背上，然後順着滑板跌進船艙裡。

一個婦人走了來，她無心躲閃車馬，要走向天邊似的仰着蓬鬆的頭和陰霾的眼睛。她向左走去，又慢慢地踱了回來，坐在石橋上了。她低着頭，望着滾滾的江水。從前江水吸吮了她的希望，現在也在無情地吸吮着她的恨怨。

她立起了，又一下子跌在石橋上。她的嘴可怕地張開來；但是沒有說出什麼，她的臉凝固着。

波浪在船舫之間遊戲着，不斷地興起一陣陣的吆喝聲。

木把子閒蕩着，由可憐的婦人面前經過的時候，投下了同情而又無從表示的視線。可憐的婦人站起來，又可怕地張開嘴唇，她的男人叫李二虎，她要知道他的消息。「你問李二虎？」木把子在胸前揮動着手掌，像搖木棹似的；然後搖搖頭：「不認識！」

第二個告訴她：「李二虎，聽說過這個人；但是……」

「我們是一先一後，過了十二道溝就不見了。」可憐的婦人跌下去，面孔埋在手裡幽泣着。

第二天她又坐在石橋上，望半天江水，就更厲害地幽泣起來。

冬雪封鎖了江面，船舶和木筏全不見了。江橋靜寂地躺在那裡，元寶山現出了土皺的面孔。

有人天天到亂葬崗。亂葬崗上天天燒起黃錢紙。北風吹着蕭瑟的樹林，天天嗚咽着：

「……關關東呀！你偏到上江去……那星千山萬水呀，唉……狠心的人哪，可知道誰帶我們回海南……」

在那邊新培的坟堆前面，一個敞着胸襟的婦人哭着。她攙着一團破絮，一點也不關心她的孩子是凍僵了，或是餓癟了。她呆瞪着紅腫的眼睛，手指撥着土塊。她的聲音已經嘶啞了，她站不起來，而且也走不回去。

她又聽見另一個抽搭搭的聲音，這時她無力地把手臂插進土堆裡，她的頭埋在破絮裡不動了。

另外這個婦人的男人是被木把子用斧頭砍死的，他們說他把賣水排的錢私自還了荒唐債。

但是又有人告訴她；還了荒唐債的祇是一部份，那大部分是採木公司搗了他的鬼。

「你怨死的……我可對誰去說呀！」

這個婦人恨恨地記在心裡，她已無力再哭了。

### 三 對岸

沒有幾個人到對岸去過，至少在我們小孩子中間找不出一個人來。

有一次我可以誇耀着告訴他們了：朝鮮人住什麼地方，吃些什麼，怎樣用頭頂頂水，爲什麼十家用一把菜刀……。

但是，我沮喪極了，我幾乎不願意告訴他們我遇見了什麼不幸。

本來我是同着一個朝鮮人去參加他表弟的婚禮的。他忽然解手去了，我在村頭上望着那些站在田畦上的茅屋，茅屋低低的，屋簷幾乎拖到地面。樹枝上晒着些紅紅綠綠的衣服，基督教堂的尖頂聳在村角上。這時，我被發現了，幾個由草堆後面鑽出來的小孩子向我擲着石塊，並且氣勢洶洶地追了來。我跑了，後來我氣憤地自己轉來了。

我想起來，在這岸我們對付朝鮮小孩子也是這樣的。

在我們鎮子上是很容易遇見朝鮮人的。他們天天來趕市集。他們常常在驚濤駭浪中乘着獨木舟搖過來。在解冰期，他們又會踏着已經融解了的冰塊走過來。自然，有時免不了淹在水裡，或是孤立在一塊冰岩上不得前進，又不得後退，像北極熊一樣地呼號着。

他們來買燒酒和小米。他們生產着稻米；然而他們不得吃小米。濃冽而不納稅的燒酒也是他們最喜歡的，他們往往在鎮子上喝得臉像紅磚似的，若是跌在陰溝裡就睡到天黑，歸去的時候手裡還要提上一大瓶。

尤其在我們舖子裡常常有朝鮮人來往，因為我們的舖子專做朝鮮人的買賣，爲了這個還僱用了一個朝鮮人做翻譯。

他告訴我關於朝鮮的許多的事情。

他們都學着日本話，喜歡給日本人做事，這不是光榮，這是每個朝鮮人不可免的命運。

朝鮮人喜歡喝冷水，喜歡吃狗肉。一隻大狗不到天亮是吃不不完的，那末他們就吃了又吃，吃了又吃，反正是吃完了才肯睡覺。

我還知道了他們爲什麼有那麼多的病人，幾乎每個人都有病，而且是相同的病。他說：

「男人消化不良，這是吃生東西吃的，女的呢，經血不調，或是赤白帶，誰知道他們爲了什麼？」

「名醫不如時醫。」我的父親在朝鮮人中間有着最大的信仰。我的父親只要用類同的藥給他們男人和女人吃，他們也就全好了。

每天都有人來的，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他們轉去的時候，每人都帶了一劑（十付——註）或是兩劑藥，爲的他們的藥用不着加減，爲的他們來往不方便。

我的父親也曾被他們邀請過，說他們那裡病人多的很，都敬仰着這位神醫。

我的父親雖然不願意跋涉；可也去過兩次。因為邀請的人是個濶人，是個老主顧，每年的節日都要送禮來的。而且他的家，除了他來看過病，沒有來的也都是些病人。

他叫金龍軒，住在過了江還有二十里的龍岩浦那個地方。

龍岩浦我沒有去過；但是金龍軒從前來過這裡，所以我還記得他。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物，他讓我扯他的鬚鬚，他讓我用火柴燒他的琥珀，爲了我要燒第二個，他就再由衣帶上解下一個來。

我的父親回來告訴我們，金龍軒是個了不起的貴族。家裡有奴僕，也有中國的詩書。他們住的是瓦房，用的是烏木圓桌和極貴重的銅器；但是看去已經衰敗了，詩書藏在高閣上，奴僕跑掉了，主人整天咳聲嘆氣的。

「什麼都不如從前了！」鬧着半身不遂的金龍軒的祖父躺在籐椅上這麼說着。他是一個保守派，精通中國經典，從他寫了一封送給廢王的諫書之後，祇是作些哀傷的詩句了。他有一副古怪的皮氣，除了咒罵日本以外，他是不同家人說話的。當學童回來背誦日文字母時，他就忍不住他的暴怒：

「滾出去！滾出去！我不願聽這些聲音……。」  
若不立刻停止，一定惹得他把半身不遂的身體由籐椅跌出來的。

金龍軒的老婆，面黃肌瘦，從生下來就貧血。

他們的女兒，掌上的珍珠，東方的美人兒，也是同樣苦的命運。什麼惹得她飲食不進呢？她的較好的面容在睡枕上面一天一天地消瘦了，她的眼睛閃着深綠色，變成了不可測的陰鬱的深潭。她不唱哀悽的心曲，便整天沉默不響。她不講話，她甚至對着醫生也不講話。

「這是用不着說的病，這種病。」我父親意味深長的說着：「再沒有比嫁人更會醫好這種病的了。」

不久，我的父親又被邀請了。這一次也就是最後的一次。他在動身的第三天就轉來了，他的面色愠怒着，當然，他回來的這樣快已使我們驚奇不置了。

我的父親到了龍岩浦是在那天早晨，接着就是診斷，診斷；但是中午，由日本警察署寫來一張條子，限令我父親廿四個鐘頭出境。我的父親就是在這種莫名其妙的嚴重情形下給送回來的。

我的父親爲了這件事極不痛快，這是他一生慈善行爲中所不應遇到的事情。

「爲了什麼呢？」我的父親壓不住自己的憤怒，咆哮着：「因爲我同那個編蓆子的僑民談過話嗎？」

我的父親在那裡遇見過一個中國僑民，他苦訴着僑民的數目一天比一天少了。他嘆着氣，指出將來會有一天因爲熬不過籐棍敲打腳踝的苦刑全逃回國的。

那末，另外還有什麼原因呢！

「莫非因為我是中國人；但是我是爲了治病。却不是爲的賺錢，小孩子都知道這點道理，論起治病，我也給日本人治過病的。」

後來，那個陪着我父親轉來的朝鮮人，好像過意不去了，跑來安慰着我的父親。那時，我們的翻譯恰巧不在（我看他是有意挑選這個機會的），他就用中國話講起來。

「你會講中國話的呀！」我的父親驚奇地問。

他點點頭，神祕的笑着，這是一個生得還算漂亮的健康的青年，他的嘴唇巧妙地彎屈着，島國的智慧充滿了他的廣闊的天額。我的父親爲了這個，細心地傾聽着他的談話：

「先生到的那天，你還記得頭一個叫你看病的那個人嗎？」

「我若是沒有記錯：就是一個老婦人。」

「一個婦人，一個可憐的婦人，」朝鮮青年頷首微笑着；但他立刻變爲悲苦的口吻，說下去：「真是一個貧苦又可憐的……。」

這個婦人已過了六十歲，和金龍軒有點親戚，同是權貴的人家；但是現在比金龍軒還不好，她的所有的財產都被沒收了，家人四分五散了，她因此就遭到了走投無路，到處碰壁的境地。

「連一個親人都沒有，她沒有一定的住處，走到那裡，那裡遭到白眼，你想她能向隣人借一升米嗎？不能的；但是她又常常連米吃都沒有……唉，想起她的從前……」

「我若記得那個婦人，她那天穿得還不算壞呢！」  
朝鮮青年不相信似的搖搖頭，強辯的說：

「不是的，她那天穿得不錯，是爲的來看病，她不改裝混混別人的眼珠子，恐怕她連先生的面也看不見的。她的命運是很愁苦的！哦，你現在該明白了，你爲什會無緣無故地被驅逐出境，」他用手指畫着棹面，用力地說着：「就因爲你給她看了病……」

「有這種事？這是什麼道理？」我的父親禁不住口結起來。

「說起來當然沒有道理，」這個朝鮮青年神祕地笑了一下，他輕輕地撫着自己的手掌，有趣地望着我的父親：「她到現在還有一個兒子活在世上，但是離開遠遠的，他在什麼地方，在地圖上都找不出，讓我算算，哦，算不清了，大概已有十幾年不見面了。這個人我提起來你也許知道，不，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來的，我告訴你，他就是我們獨立黨的領袖，一個幹革命的人就是這樣，她是一個獨立黨的母親，說起來就因爲這個……」

「你是說就因爲這個人？但是有了病……」

「現在什麼都不問呀！她有了病，日本人不准她請醫生，不准她吃藥，祇有死……」

呵，得以死去還算是幸福，日本人要的不是她死，要她祇是病着，病着，病得重重的，一個兒子總要掛念母親的吧！日本人就是爲了也許可以得到捕獲她兒子的綫索才……

唉，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是講不清白的……」

我的父親不安地揩着鬍鬚，在室內轉着。那個朝鮮人像嚼着什麼似地動着牙床，他盯盯地睨着窗外的天空。最後我的父親站在他的面前，鄭重其事地問：

「那末金龍軒爲什麼一定要……」

朝鮮人苦笑着。他也站起來走到了窗前，一個寬大的陰沉的背影遮住了由窗玻璃透進來的光綫。他小心的轉過身來，面對着我的父親細聲地說：

「金龍軒爲這件事一定要吃苦的；但是……這事是不好隨便講的。」

他噤住口，變得更嚴肅了。他的兩眼閃閃發光，他有意無意地停了一會，接着說：

「你走的時候，金龍軒沒有送你，因爲他已帶到警察署去了。你還聽見了有誰在哭吧！那是我們的小姐在哭，她不是爲了他的父親被捕，也不是爲了對不住你，不是的，是爲了那個婦人，那個婦人叫她想起了她的未婚夫……，她的病你是曉得的，不容易治的，她的未婚夫不回來是不會好的。」

「她的未婚夫在那裡呢？」

「她的未婚夫就是那個獨立黨的領袖，那個婦人的兒子。」朝鮮人突然驚懼地閉上

嘴，在面前伸開手掌小聲地說：「惟有這件事情日本人還不知道……。」

彷彿說的話太多了，他們都啞口無言。一直坐在飯桌上，他們也沒有再講什麼。

朝鮮人吃過飯就告辭了，他顯得非常恭謹和信賴的樣子同我的父親鞠着躬。

中午，我們的翻譯由江邊回來，他十分驚奇地對我父親說着，這個朝鮮人沒有過江，不知爲什麼他乘着小火輪到縣城裏去了。

當然，一個熟悉獨立黨領袖的青年，一個真正會講中國話的朝鮮青年，到四通八達的縣城去，在我父親的沉默裡，是表示着並不覺得奇怪了。

一九四〇，六，七

空白页

## 姊之家

離開會場之後，一個廿四五歲的女人，穿過眼前的人羣和車馬，急急地向前走去。這一天寒風帶着些許的塵土刮着，這是接近「大雪」之前常有的乾燥而寒冷的天氣。他們從上午十點鐘，在一二九紀念大會上足足站了四個鐘頭；現在他們由女學校的操場上走出來，急欲走向自己溫暖的家，驅散冷澈骨髓的寒氣。

這個女人中等身材，像是尋找什麼人，用着跑的速度向前走；但是當她走得離人羣稍遠的時候，脚步又變得平穩了。她沒有伴侶，像是要躲避一切人，要逃開這種雜遝的人聲，最好是躲在一個僻靜的地方，讓她好回味剛才的一切。她微微低着頭，她那用無領的灰外衣所款款罩着的，是一個有着適稱的雙肩和健美的兩腿的動人的背影。這時她迷惘地瞻顧着前面，自言自語地道：

「在這可愛的國土之上，要出現多少可喜的事情呵！是的，我看見了他，他終於回來了；但是他是這麼出其不意地……」彷彿這塊光復的國土，今天才對她特別有意義似的。

在大會上，在一個又一個的演詞之後，在演詞中間呼喊了那麼多的口號之後，當那個率領呼口號的人，只能舉起拳頭，已變得啞不成聲的時候，由這個人的身後，突然出現了另外一個人來代替他。這個人有着寬大的肩膀和洪亮的聲音，於是羣衆的聲音又隨着他而奮發起來。這時，羣衆像海船一樣地動盪起來，這又激動了他的熱情，使他屢次扭轉自己的身體舉着他的兩拳，聲音之大像要把整個會場湮沒了一樣。忽然他的眼睛在她的身上停住了。他的眼睛張大閃着光，只有一刹那就決定了自己的判斷，跑下來衝到她的面前。而她也就在同一瞬間，覺得自己的心臟跳動了一下，她的手仍然舉在頭上，她還有一絲絲猶疑，但是當這寬大的身影遮在她的面前，她覺得熟習而溫暖時，使她立刻喊出：「建白！」

「哦，國華，是你！」

「是我，大哥！你？」

「我……：……回來了！」

國華的眼睛沒有離開他。國華的眼睛裏含了淚，記得當時她是那麼清晰地看見了他

的面孔，她現在閉上眼睛仍然可以映出他的面容和動作。他答應馬上來看她，這是真實的嗎？他離去了十四年，親愛的爸爸和媽媽，等不得看見自己的兒子歸來，早已埋葬在黃泉之下了。而他，她知道大哥對爸爸和媽媽有一種內心的隱痛，這隱痛不在父母的生前見面是無法解脫的。她了解他，像了解一切出走的青年一樣，他們都有着同一的目標，爲了民族的危難離別了自己的父母，唯願在光復的國土上面再能看見他們，但他同樣地置身於如願國土光復便不得再見親生的父母二者不可兼得的命運之中了。

她回家之後，更加激動起來，因此她不能把她內心的變化完全表白出來。只能在門口遇見正要外出的妹妹時，幾乎是嚴肅地報導着大哥回來的消息了。安華立刻脫去了外衣，大聲叫着：

「大哥回來了！大哥回來了！」

大姊的六歲女兒小麗也跟着叫起來。安華比大姊小三歲，穿着一件藍光緞皮袍。在小麗的頭上繫着一根絳紫色的髮帶，安華却繫了一根丹紅色的。安華的面孔極像大姊；但却年輕，帶着含苞的神祕和矜貴，她的性格更像小麗，却比小麗多于人情事故，因此安華對惡好的大膽的選擇異于小麗千百倍。這時安華覺得在這個家庭之內因大哥的歸來掀起的快樂，她不能佔有，也應是最爲快樂的一個。

她問着大姊：大哥怎麼會回來？爲什麼還不立刻就來？又問：大哥是不是年青？是

不是還記得她？她已經不能約束自己的幻想，她告訴大姊她要準備一個歡宴會，無疑的籌備這個歡宴會的是她。至于大姊，他不能回答這麼多，顯然她心緒不寧，有很多的事要入手。她一會到這裏，一會走到那裏，却一事也辦不成。

安華的丈夫安淺予，這時正在聽無線電。他倆去年剛結婚，這是一個縱容太太也縱容自己的人，她對安華的一切沒有反對的意見，因為只有順從着她才能使自已保留一點自由的餘地，他是一個愛自由自在的人。淺予和國華同歲，看去却比安華還要年輕，他的面孔姿態，若是一個女人也嫌太嬌嫩。他終日躺在安樂椅裏聽無線電，聽無線電的時候，喜歡浸沉在那最微小的聲浪裏，彷彿那廣播的女郎是站在他的心尖上唱的；但他有一個心直口快的毛病，這一點依他的性格看來是不相調協的。

他們和大姊同居還是最近不久的事，這一所體面的房屋本是大姊丈夫去世後唯一的遺產，八一五後國華因為他倆住得太偏僻，邀他們來住也是對自己這幾年孤苦生活的一種安慰。

當時在場的客人中，韓文藻是個健康，多嘴而狡滑的老頭子，他同國華在一個學校裏共過兩年事，後來他忽然轉入××公會當會計了。從前在一起共事的時候倒不來往，自從他當了會計科長之後反而來往頻繁起來，可以說是大姊家中的常客。吳祖邦是韓文藻會計科裏的助手，一個廿四五歲的忠厚青年，從前是安華的同學，這幾天來因為別無

去處，才跟着韓文藻常來走動。

另外，艾淺予的姨兄徐春起算是這個家庭之中的不速之客了。在前一個月的混亂局面中，他由長春逃此，找到了淺予便在這裏安然地住下來了。

他們聽見建白歸來的消息有着各種不同的想法。安華預期着可以快活自己的一個奇異的場面，她將看到大哥的威儀，瀟灑的服裝和夢想的姿態，爲自己增加榮耀和快樂。她幻想着大哥在十四年的別離之後給她一種不可言說的感情，她因此興奮而忘己。淺予則回憶着安華常對他談起的建白的悠長的學歷及離家以後那些不可知的經歷，於是閒逸地來同自己打賭：看將來在自己面前出現的建白是否和自己想像中的建白相像？至於韓文藻，他平心靜氣地等待着，如同一個不折不扣的商業家似的，決不做一分鐘的幻想，等建白來了之後，再來判斷是否對自己有利。

無論如何，這不同於平常的年代，何況由國華的口中已透露出了非凡的相遇的場面，所以建白之出現，已不僅是家庭的聚會和感情的交驩，已變成在他們破釜沉舟的環境之中的風雨測量器了。

## 二

建白在他們已等得十分焦急的時候卒於出現了。他沒有敲門，像是一下子就找到了

這裏，站在門檻上，手裏握着日本皮帽，歡欣地望着屋裏的每一個人，在他的臉上是那麼縱容着自己的熱情，露出了興奮的笑容。

當這一切過去之後，就知道他很久就不習慣於這種愉快的情緒了。在他的臉上恢復了常態，那是一種隱藏着繁雜的思想的平淡的臉，由於他的淡淡的雙眉和比較拖長的嘴角，勿寧說是帶着陰鬱和疲倦；但由於他的精明的眼光和沉慢的談吐，又被安靜沉着

的表情所籠罩着了。

他很快地掃視一下屋內的裝飾和周圍的人，然後一一被介紹在每個人的面前。他準備着用自己的熱情去接觸他們。建白被安華的美好的姿影所感動，好像說：「我有這樣一個可愛的妹妹嗎？」但是他在安華的眼中所讀到的，雖說對他表露了一時的喜悅：可是馬上罩下來一層陰影，因之他變得冷淡了。他對安華的由喜悅而變成了做作的態度提出了保留的意見。淺予對他的笑是真心的，但也是勉強的。當建白看見淺予不等他表示任何感情之前，早又坐在安樂椅上了，他斷定了這是一個懶惰而任性的人。韓文藻爲了表示自己的地位，戴上了眼鏡，搶着先同建白寒暄，無疑地他習慣於在任何場合討好。在這之後建白覺得在他們之中存在着一種共同的東西像是歧視，又像是戒備，無疑的。他們把他不是當做親屬而是當做異端看待了。他在心中想：「我有什麼不對呢？我愛我的鄉土，所以投身於抗戰的隊伍中，我受過傷我流過血，我充滿了回鄉的熱情，但是爲

什麼……」

當輪到徐春起的時候，大姊稍一躊躇介紹道：

「這位是徐先生，他是八一五事變後由長春到這裏來的，」她說到這裏困惑更增加了，於是補說着：「說起來都是親戚，他是淺予的姨兄……」

這時在每一個人的頭上都感覺到有一種異樣的氣氛壓迫着，這是兩個不同的人，一個是：和春起一同從長春帶來的是××黨的叫囂，另一個像他本人一樣，建白結實而樸素，有着堅決的自信。他倆代表着兩種不同的勢力，而這兩種不同的勢力竟在一個屋簷下相遇了。他們都觀望着這兩個人。這時在建白心中有種聲音警告着：「我要提高警惕才對！」在建白的眼中露出了一絲的懷疑，但馬上就消逝了。他在平淡之中帶着親眷的熱情上前握手，春起也極力保持沉靜，習慣地在搓着手掌，他等待握手，也在等待着握手以後的下一個動作。

建白在對他的一瞥中表示了「我很想要知道長春的一般新聞，但是我更急於和大姊談話呢！」於是他把守候在大姊跟前的小麗抱起，小麗的兩脚踏在他的膝蓋上，而她的頭偏在他的頭頂上。他倆的輪廓有着很多的相同點，當建白的兩眼向上搜尋她的面孔時，小麗嫣然一笑，嬌羞地別過頭去，建白順勢放下她來，暢意地笑着，空氣才爲之煥然。

安華站在旁邊，她一邊端詳着大哥的身姿和笑容，一邊在心裏想自己在大哥眼中佔着什麼地位呢？她希望由建白的臉上看見第一個對她的笑影，剛才小麗的嬌笑使她無端忌妒起來，她仔細端詳着大哥的臉，由無數的臆想來衡量他，她覺得這是一個極平常的臉。她看見對方的寬大鬆弛的鼻翼，她由那上面感到了疲倦。對方的微禿的鬢角，使她覺得他老了，是不能和自己的活力在一起周旋的。最重要的是她的滿腔熱情，已漸漸冷縮下去，那是他的衣服作怪。她知道他是人民自衛軍；但是他爲什麼一定要穿那件黃棉襖呢？街上充滿了這種大棉襖，在她的腦子裏沒有夢想過抗戰八年的國軍會穿上這件大棉襖來見東北的父老，因之他對他們無端地抱着敵意，自然她對建白也不能例外。

大家都已圍坐在小桌周圍，看情形像有一番不連貫的，但是熱情的談話要開始了，而大家又都在等待着建白開口，因此這時在春起的心裏便決定了，「還是讓他開口吧！我要使他以爲我是一個笨伯，但是我決不放棄這個情報的源泉，他會使我得到一些寶貴的消息的。」

建白像是並不注意這個期待的場合，他的眼睛時時向着大姊，而從開始建白已在用各種小的手勢和微笑來同大姊交談了。他在腦子裏迴想着剛才見面時的各種面孔，他判斷着，好像要給自己一個決定。

「你沒有去開一二九紀念會嗎？」他突然對安華用着這種問話開始了，還不等安華回答，他已轉向了大姊：「凡是開這樣的大會，我每次都受感動。我每年都想到會有一年在家鄉開這樣的大會，我每次想到都要感動。」

建白微睇着周圍，預期着自己談話的效果。但他們覺得一二九這三個字是異常陌生的，關於當時的運動更無從想像，只是覺得建白的話帶着一種熱情的力量在沖擊着他們。建白繼續着說：「我永遠記着今天的事。」

「什麼事？」大姊以為是指着今天他們相遇的事。

「這裏的青年還缺少追求真理的勇氣，我問你，當他們喊打倒反動派的口號時，爲什麼有人竟像怕那些反動派看見他的牙齒似的呢？」

建白有一種心地純良的健康的笑，大姊在會意之後也跟着笑起來了。

「我要說的不是這個，」建白及時補充說：「在九年以前我是一二九示威遊行行列中的健將，那時我們要求對日作戰，反對那些說『言抗戰者有罪』的人，反對把我們叫做『愛國犯』。世界向前進了，我們勝利了；但是今天，我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人，想不到要在九年以後的二二九紀念大會上，還在呼喚着青年，在呼號着青年要維護真理，爲了反對內戰。在那一天，在今天，在那裏的青年和在這裏的青年是多麼不同呵！」

他覺得有一種輕蔑的笑影掠過春起的臉，由此他覺得他的熱情也許是不合適的。但

又一轉念，唯有如此，對方才認爲有機可乘，所以牠即刻故意地住了嘴，這將使春起認爲他只是一個幼稚小兒。

這時韓文藻以爲是他插嘴的機會來了，他先打掃了嗓子，然後說：

「建白！你這次出門多年，想是跑了不少省份，這次從哪裏回來的呢？」

「我從解放區來，」他覺得應該這樣簡明地告訴他們：「不是從大後方來！」

他的話無意中顯示了一種先覺的，並且是異常堅強的感覺，韓文藻以爲他的話還只是一個序幕，他用「呵，呵，是的！」來等待着。在等了一會之後，他自己補充這個空虛道：

「我們整天盼着國軍，果然國軍就來了，尤其是你，我們知道你有一天會回來的……」

建白知道他在說假話，沒有再聽下去。他側目望着躲在後面的另一個客人吳祖邦，他覺得吳祖邦的有力的握手還是真誠的，由對方的探尋的眼光和緘默的態度看來，他還是一個可親的人物，於是在自己心裏感到了一陣溫暖。之後，他把小麗抱在他與大姊之間，他預示着他與大姊將有一番親屬間的敘談，而韓文藻也只好退避一時了。

他們的談話是由小麗及小麗死去的爸爸開始的，在大姊這一方面，他對於建白的感情是由于她認爲建白已經有了地位，而這地位一定是他由艱苦奮鬥中得來的，因之對他

生出一種淡然的敬慕。究實說來，這其中包含了她對一般人苦難人生中的行蹟有所愛憐，再加上她對他的兄妹之情而得到了她的飽和的。因此她理解到此刻她需要用最高的感情來包圍他，要給他安慰和溫暖。她知道他最需要的是對他的詢問和回憶的敘述，但是她要從何說起呢？同樣，在建白這一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他認為大姊從小就了解他，她喜歡他那剛強的性格，他所以能夠尋到了真理也就是因為他不在舊社會的羈絆下妥協。他有着各種苦難的經歷，他知道在一個母親似的女人面前敘述苦痛比敘述快樂更能互相安慰；但是他無從說起。最後他們的談話因為某一人存在而結合了。

「你是說的厲生嗎？」國華稍稍驚愕地問。

「是他，我在北平最潦倒的時候遇到的就是他。」

「他怎麼樣？」

「他離開家鄉之後，自攻自讀了幾年，他走上了革命路子，同時引導着我。」

「他還記得我嗎？我們分手時他多麼生我的氣！」她想起她第一個戀人在她整個生活中所留下的影響，感觸地嘆了口氣。

「不見得，他在我面前還常念禱你，他對你始終是……你知道他現在變得多了。」

「你後來還和他在一起嗎？」

「最初在一起，最後也在一起，而且這次他也回來了。」

「他就在這裏？」大姊興奮地叫起來：「我能去看看他嗎？」  
「我要領你去看他，本來我預備同他過一兩天就來尋找你們，別離了十幾年，想也想不到會在會場上遇見你！」

「你說他變得多了嗎？」大姊沉思地問。

「是的，一切都變了，在他不過是更認真更吃苦了，比如在他只知工作不愛交際，在你們看來也許是覺得古怪的！」

「哦！」她嘆了一口氣，一個人在最興奮的時候，往往容易感到疲倦似的。

在他們談話中間，建白已經注意到春起尖着耳朵在聽，他肯定了在他面前站着一個敵人，他要提防他。這時淺予按時開了無線電，春起正好坐在淺予的前面，半個臉對着他。淺予覺得今天春起的臉永遠帶着一股詼笑的神色，並且常常用眼睛來挑逗他，好像在對淺予說：「你看吧，這樣的，唉唉，要來的終歸要來！」淺予被感染了，他低聲向春起說：

「你是說××黨要來了嗎？」

「更高明的人來啦，爲什麼還要問我呢！」

「當然問你呀！」淺予一轉頭看見安華走過來，便說：「你到哪裏去？」

「我今天要去的地方還沒有去呢！」

「但是，大哥回來了，」淺予示意給她，她搖了搖頭，困倦地打了個呵欠，她常常是在一個地方呆膩了表示困倦的。她剛才聽了淺予和春起談的話，便說道：

「你又是在那個老毛病，你以為大哥還怕你問嗎？」

春起聽了這句話，表示同意，眼睛裏禁不住閃出了詭譎的光。這一點建白似乎也察覺了，在安華出去之後，建白也回國華站起來，他準備帶大姊去找厲生。他繞到淺予的面前，兩時也對春起點點頭，表示在臨別之前還可以再談幾句。這時文蕙也走過來，祖邦仍在角落裏，建白說：

「我們以後還有機會詳談，我會常常來的。」

「大哥這一路辛苦了，」淺予站起來，感到自己拘束不安，爲了掩飾他的不安，急于尋找話題便道：「大哥回來一定帶來很多消息；但不知××黨會不會來？」

「你盼望他們來嗎？」建白這樣反問，隨後微笑着，這個微笑使他們得不到一點要領。一會，大姊由房裏換了衣服出來，他們相挨着走出去，這時建白突然問：

「春起來到這裏以後常常出去嗎？」

大姊驚愕了一會，答：「有時出去！」

然後他倆默默向前走去。

國華從那一天回去拜訪了厲生之後，好像有一種新的生命在滋長着。她回味着這次厲生所給她的好感，那能不說是好感嗎？像他那樣一個「古怪」的人，用那樣的眼睛來望着她，因為他羞于表示他的喜悅，所以這種喜悅才是最可寶貴的。她在心中常常這樣自語着：「他清瘦了；但是他的精神却飽滿多了。」她慢慢在自己的腦子裏形成了一種印象，那就是整個自衛軍所造成的時代典型：他們樸素而真摯，他們毫不變更自己的愛和憎，而其愛憎是為廣大人民大眾的觀念所限制。他們看清了脚步走路，向着一定的目標。他們的生命堅強而充實。甘心為羣衆做僕人，是他們最大的榮耀；最大的恥辱莫過于被指為反革命。他們為自信革命事業的成功而驕傲，他們又是那麼單純，潔愛，像一塵不染的水晶一樣。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從那裏產生的？」國華自思着說：「那麼社會上的另一種人又為什麼會那樣？又是從那裏產生的？」

于是在她周圍的人就有了明顯的對比，她覺得他們是那麼愚蠢可笑，韓文藻一輩子利慾薰心，而結局不過是一張棺材板而已。淺予自負聰明，像一隻懶蟲一樣，自食自盡。安華更無可取之點，只知自己享樂，一生心機全用在取悅于別人結果還是爲了自己

的享樂。至于春起却又是另外一種人，顯然他也有着自已的目標，既然建白他們爲了人民大眾，他又爲了誰呢？他正如厲生所說的，世界上吃葷的和尙儘多不少，也正如厲生所說，他們在撐着一面假面具，利用認牌子認貨的市儈心理得到支持。

當她第三天同建白一起去拜謁雙親的坟墓的時候，她這樣肯定了自己：「我和他們漸漸遠離了，我所接近的是建白和厲生。」厲生的影子在她面前是那麼逼真感人，她能把她今天的形象和他在自己過去的生活中的影子連繫起來是無上的幸福。她想起厲生那天對她說的話：

「國華，憑着回憶來連繫我們的友情已經不夠了，在我們中間最需要的是將來共同的革命事業！」

她必需行動起來了，建白也對她說過：「脚踏兩隻船的心理，只會給革命以損失。」是的，一個生命在宇宙之中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自己的事業上却無比的偉大！

他們沿着山脚，踏着枯敗的草梗走着，建白今天異常消瘦和蒼白，他略略走遠了些的背影在她心中引起了一陣悵然的感覺。當他們站在坟前，由那些無數的同樣的坟墓中間，只憑着一塊石碑而回憶起來生前的父母的慈愛的面容，這時在建白的臉上的嚴肅而傷感的表情是異常和諧的。他沉默不語，只是不時用着冷厲的眼光望國華撥火的手指。之後，他們就走回來了。在路上，他們過了一座石橋，一段下坡的路使他們挨肩而行，

他突然熱情地說道：

「你還記得我們住在鄉下的那幾年，那時我才十一二歲，我倆都站在那棵楊樹下面，樹上有一個鴉雀巢，你叫我爬上去，你站在下面等着我給你掏鴉雀蛋，可巧被父親看見了，本來我們是常常爬樹的，在父親眼中這還是頭一次，一個小孩上了樹，不免失腳跌下，那是多麼危險哪！你還記得父親當時多麼驚惶；但是他却遠遠地站着，臉上一點驚惶也沒有，好聲氣地對我說：「好孩子下來，慢慢地下來！」很怕聲音大了把我嚇的跌下來似的。我聽見了父親的聲音，由那高樹上慢慢地爬下來，父親這才跑過來狠狠地打了我一頓，這是爲了愛我，疼我，爲了怕我下次再上樹……唉！一個老人愛惜自己的兒子真是無微不至呵！」

他說完了以後，又沉默了。他一直送大姊到門口；但是他沒有進來，他說回去還有工作。臨走時，他忽然加上說：

「你注意了這幾天的謠言嗎？他媽的，謠言造的真厲害！」

他拍拍自己衣袖上的塵土逕自去了。國華想起這幾天的形勢確實不穩，自從聽說過國軍會來，一草一木都驚動起來，好像一切都爲了證實國軍會來似的。比如前天她看見一隊蘇聯軍，立刻有人說這是從瀋陽開來繳自衛軍械的，今天早晨這條街清查戶口，又有人立刻說：「國軍從××上陸了，要開火了！」

國華拂去這些厭煩的思想，抹身走回去，在她身後跟來剛從外邊回來的安華。安華的臉是那麼幸福，那麼年青，同時在她的臉上現出了一縷惡意的笑，國華立刻想起今天早上晨她的話：「大姊這兩天變成初戀的人了！」她指誰而言呢？是說自己同厲生的關係嗎？她感到一切都很紛亂。她勉強地同安華一起走進去。她遲疑着，決定不了是坐一會還是回到自己的屋裏。這時安華已脫下衣服回來，站在她面前，閃着不解的眼色問着：

「大姊，我看你的面色不對！」國華用眼睛看她，在等待她的下文：「今天大哥也很蒼白，莫非這幾天的情況不好嗎？」

「我很頭痛，」國華這樣說着，用手撫着鬢角，便走回了自己的房間。

在堂屋裏，無線電的細微的聲音在飄浮，空氣溫暖，淺予像一輩子也聽不厭似地躺在安樂椅裏。春起在看一本科學的書，由口袋裏掏出一片紙記着綱要，記完了又放回口袋裏，這是他最近才有的習慣。一切都平靜如常，這裏和戶外的風砂，內戰的砲聲，市面的謠言，一切都無關似的。

春起由書本上抬起頭來，正看見國華走出去的身影，他向安華道：「今天外邊風聲同昨天一樣吧？」

「不，我今天看見的東西，昨天却沒有看見，」安華答，春起準備聽取她的新聞；但她望了望四周忽然不安地問：「韓先生沒有來？那末小牌又摸不成了。」

「沒有，」她的丈夫淺予好歹從無線電的沉醉中掙扎起來答：「不但他，連咱們要住訓練班的老吳也沒有來？」

「我看老吳住不成，那是一個沒有主意的人。」秦越應口批評着。

「我也這樣想，」淺予說：「他一定標着我；但我才不住呢！」

「也不見得，這幾天建白回來，似乎對他有一些影響呢！」安華插了一句，她抬起頭來望着門口，喊道：「說張飛，張飛就來啦！」

老吳沮喪地走進來，他的面孔憂傷，頭髮蓬起，他沒有脫掉大衣就無力地坐在椅子上了。

「老吳你爲了進訓練班這麼爲難嗎？」淺予心直口快地說。

安華白了淺予一眼，連忙跑到老吳身邊問：「你今天不舒服嗎？」

「若能住上訓練班就好了，這一回可住不成了，韓先生昨天晚上被捕了！」老吳嘆口氣，低下了頭。

「爲什麼被捕呢？」安華追問着。

「要發生的事終歸要發生的，」老吳重新抬起頭來說道：「在我們工會裏，省裏派來了一個特派員，專門調查敵產的，他在工友身上調查到韓先生有貪污行爲。」

「又是工人，我聽見工人算賬就頭疼。」淺予呻吟着說。

「你能說韓先生身上沒有私弊？」安華反對道：「我也耳聞他現在存好幾十萬呢？」

「昨天晚上自衛軍把韓科長抓起來了，」老吳接着說：「除開這件事還有一件事呢！那個特派員從工人中又知道了大鼻子拉布頭的時候，有的工人都分了贓。」

「工人分了點也不算什麼呀？」安華顯然已爲這件事引起了興趣。

「我也這樣想，大鼻子拉，工人裝車的時候偷下點不算什麼；可是公家要追查真象，事無大小，責任要搞清楚。可巧那天我不在家，工人們給我留了點，我心想科長都要了，我不要又說我有外心，以工人來說，也是一番對人的好心；但也難爲情，我連往家拿也沒有，順手就託工人賣了，請大家吃一頓，我也賺個人情。事情都湊巧我不在家上，」老吳心裏想大家一定要爲他將要說出來的曲折的發展而給予同情的，於是換了口氣接着說：「公家查問幾天，當然不祇是查我一個人，拿住了韓科長真憑真據，就把他押起來，同時也找我談話，我的事情本不大，可巧我昨天晚上沒有回家，我今天回去，聽說早晨又去了一趟，我走到公會門口，想到特派員住在裏邊，又沒有進去上班，事情就壞在門上掛了一把鎖，今天上班又沒有去，我將來怎麼去解釋呢？人家說，你若沒有私弊，爲什麼企圖潛逃呢？」

他的話引起了同情，同時也引起了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好像在說：「你還不相

信？共產黨的事情就是難辦得很！」因為這兩種心情沒有鬭爭，幾乎是平衡着，於是——時都沉默起來。

「我還有什麼值得留戀，在我面前只有兩條路，」老吳絕望地說着，同時在他心裏想你們是留着一條，又等那一條，而我若是絕了這一條，叫我抱着死心等那一條嗎？他說下去道：「要麼我永遠變成一個黑人，不敢再見公家的面，從此回家種地去，要麼我冒一下險，自己去，請求他們把我的事情弄清楚。」

他說完了話，四周望了望沉默的面孔，他知道這些人既不會給他同情，也不會給他勇氣叫他走第二條路。他不甘心從這一分鐘起就變成一個黑人，他悵然四顧，然後決心地站起來，像他來時一樣地走出來。當他走出來之後，那些人像才醒悟過來一樣，爆發了一陣狂笑。

「那是誰的笑聲呢？」老吳似乎又聽見了淺予的可厭的聲音，好像在說：「你真的這麼急着走進他們的圈子嗎？」他加快了脚步，爲了驅散這些可惡的印象。

#### 四

新年的第一天，在國華的家裏預定着有一個宴會。國華準備過了初六就進中小學教育研究班，這是他進身革命的第一步。厲生從開始到現在工作太忙，只有新年假期才答

應到大姊的家裏來聚會一次。

這是勝利的新年，松柏牌樓豎起來，慶賀的紙片在空中飛舞，紅的燈，花彩的衣飾，喜顏的笑，他們用一切高興的顏色來顯示新年的歡騰。沒有歡騰的年代已經過去了，苦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這個家庭裏慶賀新年，也有一番新的景象，他們三番五次爲了街上的秧歌所吸引，小麗接到了一些精緻的畫片做爲年禮，其中尤以厲生送給他的最爲滿意。建白在他們之中的印象也意外的發生了變化，他那結實的，極能感染人的性格，好像是一切污流之中的砥柱，靠住他便能得到自信，離開他的便要失去支持。

建白在厲生未來之前就回來了，他同每一個人握手慶賀，帶着特別高的興緻坐下來說道：

「世事變化得太快了，鴨綠江在我的記憶之中在冬天是一片最理想的溜冰場；但是今天他變成不凍的河流了。」

「在這裏有着各種不同的變化呢！」大姊回憶地接着說：「在過去幾年，因爲敵僞的省公署立在元寶山跟前，那時「滿洲人」有幾個敢不避着衙門走的，所以連元寶山也荒涼起來了。決不像你在那時春天上去植樹，夏天去吃冰其凌，那都早已成了過去的夢。」

「鎮江山可又是一個命運，」淺予第一次停了無線電參加談話：「他一直在繁榮着！」

「鎮江山那是日本人去的，『滿洲人』有甚麼資格去呢？」大姊補充道：「但是八一五以後，在鎮江山上所看到的全是中國人，依我看那幾天咱們中國人整天都在那裏做光復游行呢！」

勝利的感情沸騰着，大家微笑起來。

時鐘正敲了十二下，安華像是不相信時鐘，又看了一下然後自語着：

「怎麼春起還不回來？」

「他到甚麼地方去了？」建白問。

「他沒有說，他平常是不大出去的，」大姊擔心地說：「是不是會有意外呢？」

「有甚麼意外，自衛軍保護咱們老百姓，難道街上還有土匪嗎？」淺予慣于諷刺地說；但他的話引來了沉默，他也隨着不安起來，大家望着建白，以為他會有所表示；但他像若無其事似的微笑着說：

「平常不大出去的人，却是容易發生意外，」建白頓了一句，又問：「他平常不大出去，今天爲甚麼出去呢？」

淺予想要緩和一下他剛才說話造成的印象說道：「這個可不知道！」

「這也許在你們聽來是有益的事，」建白無端地嚴肅起來，面對安華說。「安華，我們雖是兄妹，我却不了解你，你對春起這個人怎麼看法呢？」他沒有等待回答接着說下去：「我知道你會說他是一個謹慎的人，知趣的人，沉默的人，好人，乖人；可是我們不能只把一個人劃在這樣的圈子裏，我問的是他面對着甚麼，身後的背景又是甚麼？」

「依我說他是一個反動派」，國華據實地說出自己的意見。「從前我不是和你說，他一來就滿嘴掛着反動派嗎？」

「××黨不一定全是壞人，」建白公平地解釋着。「但是××黨的特務却是罪不可赦的。」

「那末你說春起是××黨的特務？」大姊驚奇地張着眼睛，以後又不相信地搖搖頭。

「他不但是，而且有真憑實據和日本也有勾結，」建白微笑地肯定着說，他看見每個人都緊張起來，於是他宣佈道：「關於他，政府已在路上將他逮捕了。逮捕的根據很多，其中之一便是他的內線工作已經潛入了我們的工廠裏，這次由於發動工人算賬，暴露了他們的線索，工廠裏的那個特務昨天晚上已被逮捕起來，而在他未逮捕之前已預知事件將要暴露，曾寫信來約會春起前去密談。這封信昨天他已收到了，那末政府爲了保護自己，今天早晨就有根據在他必經的路上等待他。」

「但是昨天沒有人來，怎麼會帶信呢？」安華驚訝地說。

「老徐昨天確實沒有出去！」淺予也急着補充。

「事情簡單得很，」建白有力地說，「工廠的那個特務早已供出了他們連絡的方法，那信件是派人送在我們門外的柵欄板縫裏的。」

「他既然接到信就去，那一定是有關係了，」國華爲確信自己的判斷嘆了一口氣。

「平常看這人怎麼也看不出來。」安華也表示了她的驚訝。

建白這時又問：「以前他常出去嗎？」

「他去借幾次書，他是喜歡看科學書的。」淺予說。

「在那個特務的家裏就有那些科學書，」建白證實了淺予的話：「已經發現了每本書裏都有一張筆記，這筆記就是他指示工作的密碼，由那個特務再去指示其他的工廠。他一共領導了大小五個工廠，我們是要工人起來鬪爭，向日本人和漢奸特務算賬，他們是用威脅利誘來破壞這個鬪爭，叫工人永遠翻不過身來，前幾天有的工人被槍殺，就是不服從他們的指示爲了滅口而幹的。」他轉向淺予，「他借書的時候，都是你陪着去嗎？」

「怎麼？他也供出了我？」淺予驚惶起來，急急辯解着：「因爲他有时叫我去，我們兩個出去的時候，多半是吃吃館子和看看戲！但是他……」淺予在追憶着每次的情景：「他自己說是喜歡散步的人，所以我們常常繞着灣走，有一次就遇到了一個人，他

們談了幾句話，交換了書，我以為是他們偶而碰見的，過後他解釋他本要去找這個人，因之我也不在意。在戲院子裏，他也常常遇到人……」

「有人常常說：『我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人』，」建白好像已聽够了他的話，這時對安華微笑道：「你不是也有一次向我表白，你是無黨無派的人嗎？今天看起來，這種人就是不存在，比如一個科學家，可以說他們真正無黨無派，每天只是工作，但是只要他工作就有了黨派性，就像一枝槍，他本來無黨無派，但他一製造出來就決定了要拿在人的手裏，那末拿在帝國主義手裏，牠就是帝國主義的武器，若拿在人民的手裏，牠就是人民的武器，人和這個道理一樣，有些人儘可以說無黨無派，淺予那天曾問過××黨會不會來，接着就出現了××黨要來的謠言，這是誰做了義務宣傳呢？比如你們每天回來，要把自己所遇到的講一講，這又是誰爲敵人做了義務情報呢？」他進一步看入了安華的眼睛，他像在說我這話不但是對你說的，也是對大家說的：「你現在也可以爭辯你無黨無派，你將來也是無黨無派，但是你不但今天，在以前你已無意中同情這個，同情那個，支持這個和支持那個。問題就在於你爲什麼不贊成這個同時又不反對那個，這不是就表示了你的態度和立場嗎？」他和善地笑起來，轉向淺予說道：「淺予你也可以說無黨無派，但是你除了剛才說的陪他散步之外，是不是或多或少在言論上，在思想上給了他一些支持呢？」

「讓我想想看吧！確實有，太多了，一時說不完的，」淺予更拘束不安起來，他扭轉着他的脖頸，像一切在這種場合的人一樣，忽然感動地說出內心的話：「但是，我敢說，你今天從反面這樣來拉我一把，比從正面有力多了。」

「我知道你的爲人，」建白的眼睛又似乎在說爲什麼一個人偏要人家從反面拉你呢？但他又轉入了另一個話題：「我常常想着我遇到的另一種人，這種人是異常愚昧的，勿寧說是不開化的，他們過去遭受了十四年的亡國的命運，今天決然要走上獨立的道路，這種人就是我們說的有着民族意識的人，他們所得到的這種強烈的民族意識，是由於過去親身體驗了那種不獨立的生活是苦痛的；但是今天又在他的面前擺着了民主和不民主這兩條路，但是他們說：我們有了獨立就對了，什麼民主不民主，哪個也好。難道我們有了十四年亡國奴的生活才知道要求獨立，不再遭受幾年或幾十年的不民主的生活就不知道要求民主自由嗎？我想不會，人類的歷史就是人類的智慧，人類應該是有先見之明的。」

嚴肅的空氣想不到爲突然出現的老吳給沖破了。他如同回到了自己的家那麼高興，他的精神煥發，他同每個人招呼，幾乎在未招呼完之前就先說起來了。

「我這幾天可過好啦！」他開始告訴大家：「我們以前爲什麼把訓練班想成監牢呢？不是的，那都是小鼻子在報紙上欺騙我們的鬼話，今天是新的中國，新的中國對待我

們實在是好，」他在桌上端起一杯茶來喝，彷彿剛才跑過一段路一樣。「從前誰還關心一個老百姓的怨屈？這次我看見了真正的太陽，他們聽見了我的冤屈之後，像他們自己的事一樣，立刻給我辯清，於是我不能不進訓練班，那時我想我權當是去試探一下，人家說好說壞，我要鑽進去看看到底怎樣，昨天過年晚上，大家一起喝酒，喝醉了一起唱，每個人都講了自己的心裏話，原來大家一樣的心，心通了，志合了，確確實實是個痛快年。」

「看你氣色也不一樣了，像是升官發財的人。」

「從此我再不想升官發財，今天我真正懂得爲什麼要做一個人，在小鼻子時代，我們不能做人，在……」他口吃起來：「在我們不能做人的社會裏也不能做人！但是今天……」

「但是今天，」淺予站起來對建白說：「你看我還能進訓練班嗎？」

建白點點頭，安華接過去說，「你進訓練班能擦下你的無線電嗎？」

大家笑着，但是建白望着大家快意的說：

「世界上最好的音樂不是無線電，而是個人心中之歌！」

×

×

×

×

厲生在約定的時間來臨了，家宴馬上就要開始了。在這個家庭裏爲了慶賀新年呈現

出來的新的景象，是一個個活潑年青的臉，快樂的談話和將來的幻想

在將來，他們都有着稱心的工作崗位，而大姊之家也就變成了人類前進戰士的休憩所而已

## 有仇必報

我們在事務所里是無所不談的，大家的意見爲了取得一致，都能互相遷就。

有一天又談起了一個新的話題，最初也是一樣，最後終於有了一致的意見。原來這里有一個日本工頭，他相信他生來就是爲了統治中國工人的。他爲了中國工人見他不行禮要打，不會說日本話要打，甚至他見中國人抓蚤子也要打。有一次一個中國工人不慎把整個膀子抽在機器里，幸而搶得急才救出來，自然又挨了打，他說：「不打一輩子不會小心。」後來有一個中國工人問他：「中國人抓蚤子你也打，是爲了打了之後就不長蚤子嗎？」不用說他又打了一頓，他之所以要打，是爲了叫中國人不要說有理的話，因此中國工人練了另外一套本領，不用脫衣服抓蚤子，只要有咬處，伸手摸進去，大姆指二姆指一捻，就像揉葡萄一樣把他揉碎了。有時想到「不會也叫日本人長長蚤子嗎。」這件事是很容易辦到的，蚤子伸手可得，而日本工頭洗澡之前常常把剛洗過的衣服放在鐵杠上，從此蚤子就不翼而飛地落在日本工頭的身上了。當他們看見日本工頭抓一把脊梁

抓一把肚皮皺眉頭的時候，就完全心滿意足了，但是更使大家心滿意足的是：在八一五的前幾天這個日本工頭，忽然帶着蚤子出征了，那末他身上的蚤子就永遠和他的兵士生活不可分開，而且這種難言之苦的命運，恐怕只有戰死才能結束。如果他戰死，工人是沒有一個不同意的。但是他沒戰死，只有七八天就是八一五，八一五之後他偷偷地跑回來了。那時工廠已由中國工人組織了保管委員會，他死也不敢再回工廠來，整天流浪在街頭上。有人遇見他，衣服襤褸，連原來十分之一的神氣也沒有了。用一條手巾蒙住頭，只有鼻子眼睛露在外面，若是有人碰着他，他先施禮道歉聲音小而且溫和，隨後悄悄離開。那時他要躲開一切熟人；但是後來熬不過受餓的肚皮，反而糾纏住一切熟人，只要看見他那滿腮的鬍子，餓得丟神的眼睛，任誰都會泛起同情之心的。

那一天談起的新的話題就是由此而起的。看見的人爲了證實他不得不同情的理由道：

「你是沒有看見，保準你看見了也說不出第二種話。」

「這話我最同意不過。」一個女事務員插進來道：「想起從前日本對待中國人的地方，用手撕他，用牙咬他都不解恨，但是看看他們那種無依無靠的樣子也實在可憐。」

「中國人實在菩薩心腸，」有人這樣讚美似地說，這已經是一句很流行的話了。那位女事務員變得更加激動起來，她合着手掌繼續道：

「中國人的心腸實在太好了，日本人比做小人，我們比做君子，你們看今天日本給中國人讓路，好像誰看見了都隨便可以打他一下，我有時想打他一下看看。就因為我們今天可以打他們了，所以我才不肯打，另外那些日本孩子有媽媽的也像沒有媽媽似的，那些年青美貌的女子，從前是多麼驕貴，而現在一邊賣打糕，一邊對着客人笑，實在太……」

「你們說的都好，但是我都不同意。」這時一個五十來歲的人起來辯駁了，他紅面禿頂，眼皮窄而有皺，嘴唇翹起有力，因此他談話時有一種特殊的表情。另外這是一個新來的人，平常每個人要說什麼話都可以猜到，但對於他就不大熟習，何況開始他就提出了反對的意見，他的話引起了格外的注意。

「有人說讓人一步自己寬，我看今天有仇不報有傷大德。」他的話引起的注意，已經超過了他的預想，於是繼續道：「偽滿時代，我們等於坐在大牢獄里，說話是思想犯，吃飯是經濟犯，就像在牢獄里不能吃飽，不能說話一樣。那些偽滿官吏，是我們的獄吏，他本來同我們一樣；但是因為他們的叛逆在日本主子面前升了一級，他們受別人管又管住我們。今天我們重見了天日，想想以前的情形是不是這樣？我呢？」他用大拇指指着自己。「我在大牢獄里，又坐了小牢獄，整整坐了七年八個月十二小時。我記得清我所過的每一個時間；我記得清我所有過的每一個傷痕；我記清每一個仇人的面孔；有

些年青人，沒有嘗過祖國的溫暖，在偽滿時代的「暖室」中長養大的，就是在最黑的房子里，也認為有自己的光明；但是我，因為不願意醉生夢死，我有所愛；我愛祖國和祖國的同胞，所以我有真正的仇人。」他把椅子拖到前面，壓低了自己的聲音道：「凡是侮辱過我們中華民族；打過我；損害過我的都是我的仇人。若是一個人忽略了自己的仇人而談同情，那是不值錢的人道主義，大家請看我是怎樣做的吧！」

他已激動得不耐煩了，他知道只有他的故事可以說服自己，使自己忍耐，下面就是他說出來的自己的故事。

×

×

我是康德五年被抓進去的，那一次事件，可以說凡是東北有一點愛國思想的都被捕入獄了。日本人知道對待一些無知的青年，只用麻醉就夠了；今天看一下凡是腦子里裝滿了色情，享樂，無知而自大，在社會上如同糞蛆一般生活着的都是受了麻醉的毒素的。對於我們這些人，他們知道麻醉是無效的，於是想用涼水灌腦子使神經受傷，以致模糊對他們的仇恨，使之減輕對祖國的熱愛；但是他們後來知道就是如此也是枉費了心機。

從前我年青力壯，領導過絲業工人罷工。也曾領導過教員侮辱那想尅扣薪俸的大肚皮校董，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就參加了救國會。在我被捕的前些日子，已經有個教育

界的老前輩被捕了；但是聽說本市工商界保釋已有眉目，我就不大在意，正趕上我生日那天晚上，我就回家了，平日我在外面跑動是不常回家去的。

我的老婆每年在我生日那天，給我準備些我愛吃的菜，和我愛吃的油酥餅之類的東西。她對於我的生日的慶賀，只求我不要忘記時刻，到時候不要忘記回家去吃就是了。每年如此，一有疏忽，她就狠狠的責備我，想不到僞滿的刑事就在那一天晚上在我家裏等着我了。

陪着刑事去的就是李永亮，他是教育界的罪魁，今天我若能抓住他，我可以用嘴咬開他的心口撕他的皮，今天想起來我那天晚上是那樣的平氣和，什麼也沒有想到，當我遇到不幸的時候，我的內心也是平靜的。他們兩個早已坐在棹子上吃我的壽筵了，他們看見我回去，喜出望外，馬上帶着我走，而我也像再去赴另一個喜筵似的跟着他們走了。只是我老婆驚恐無告的臉，和躲在牆角裏幾個孩子的顫慄的身影，使我心頭有些悒鬱。

我坐在汽車上走了一段路，下了車有人把我推進一個雙重的鐵門，進了門便迎頭挨了一鐵棍。當我醒來的時候，我是躺在一個牆角裏，燈光昏暗的照着，屋子裏很多呼吸的聲音，但是靜得很；這時我看見在陰影之中有很多頭顱，張着很多驚奇的眼睛，他們都在望着我，我慢慢地認出來了熟習的人。一個是銀行行長，前幾天我還在酒席上遇見

他，一付神色煥發的胖臉現在變成紫灰的了。一個是老教員在那裏撫着鬍子輕咳，斜臥着身子的一個青年似乎受刑負傷了，他是本市最大財東的二子，另外還有一些我以前的同事和現在的同事，平常不多見面，現在也見面了。

他們都在用眼睛向我說話，我懂得了一切，他們的熱情，燃燒着我的身體，我開始叫起來，我儘情地讓我咒罵，因此他們用更厲害的刑罰來鎮壓我。

你們看看吧！這些傷是我身受的，灌涼水使我昏過去六次，壓槓使我昏過三次，挨打挨罵就數不清了。日本人想不到的刑罰，二鬼子就像大飯店侍者一樣想得週週全全，很怕我不稱心，跪磚頭，戳指甲，用艾灸腳趾，謝謝狗腿子的聰明吧！

有一次半夜把我吊起直到天明，我昏迷過去，豆大的汗珠子從頭上滾到地上，嗓子像冒煙一樣。快天明的時候，一個刑事和日本人來了，用手電直射我的臉上，我連睜開眼皮的力氣也沒有了。「嘿！這傢伙真是條硬漢子！」那是刑事的聲音，我聽來像是蠅子一樣，他嗤笑着說：「吊起來還能睡着覺，真是好本事。」他在日本人面前又用膠皮鞭子抽我的肩背。他們走過去了，這時我渴得熬不住，哀求那個守衛，請他給我一口水喝，水桶就在他的旁邊，我說：「人出門在外，誰都交個三朋四友，權當你救救我，給我一碗水吧！」他不但不能給，反而用日本話罵我，我嘆了一口氣閉上眼睛，心想他連值一碗涼水的中國人良心都沒有了。

後來我們都轉到撫順牢獄，那時沒有一個人敢想還能有出獄的一天。哪裏有大工業區，哪裏便有最大的牢獄，我們的後半生，只好用無代價的勞動來給軍國主義贖罪了。我沒有想到出獄，也許以爲我過於悲觀，是的，我悲觀過，這只能用我的過于急切的愛國心來說明。但並不是絕望，我想就是有那麼一天，那些殘酷的刑法，也不會使我的身心有所期待了！

在撫順牢獄我遇到一個解護科長，他叫毛敬忠，是我從前的學生，談起他的老婆連他的小舅子都是我的學生，若是師生之情能比做父子之情，我和他總不是一般關係可比的了。我出獄以後，打聽過他出了學校以後的爲人，那時九一八剛剛事變，他就在本市的監獄裏供職，最初也許是個小頭目，可是他娘親不認，辦事認真，對鬼子話的鑽研尤快，所以調到撫順監獄就升任解護科長了。我那時希望他能給我一些幫助，我知道幫我解脫苦牢是他力所不及的；但是在獄中或者給我一些方便，至少他該因敬佩我的人格，給我精神上一些安慰吧！因此你就可知我是如何想見見他了。

那時在監獄之中，同案的大多不在一起，不是同案的大家爲了『謹防小人』也不敢胡亂交談，至於那些偷盜之類的人，對於我們這些思想犯覺得犯罪前沒有綠林行爲，犯罪後又沒有越獄的勇氣，似乎在問：『什麼使你們犯了罪呢？』這個什麼就包含了無限的意義，所以他們瞧不起我們。

可是我由於談道在獄中認諱了幾個人，一個是道德會的會長，他犯的罪據他說是因爲他沒有把道德會變成特務機關，後來特務把一張傳單塞在他的門縫裏把他逮捕了，另一個是一個卅歲的在他說來命運多舛的人，一輩子是落魄一次，又一次落魄，他因此喪了胆子，這次只因爲有一天他要吃點悶酒趕快回家；但是因爲他心緒不寧，禁不住胡思亂想。心裏想着；不是一個反滿抗日的人，或者做了反滿抗日的事，或者一個反滿抗日的人，事實上沒有做過反滿抗日的事；可是有一天被殺了，諸如此類的事，如是他用筷子蘸着飯桌上的水漬，無意的寫了反滿抗日這四個字，正好一個刑事走過，就以此爲證據把他逮捕了。他被逮捕之後，馬上認識了這裏的道德會長，他說誠心願意接受神道，他的清白無辜的心，只願上帝知道就滿足了。

我以前信神，但也不信神。我是一個狡猾的人，神于我有利我就信他，對我不能幫助我就不信。事實上神比我更狡猾，牠什麼也不能幫助人的。但是這個時候我却信神了，我認爲在監獄之中，牠能陪伴我的寂寞和孤獨。他們二人在我之前已經結識了一個總務科長，這個科長是信神之中的另一種人，白天儘管給中國人用刑，晚上擋不住他的信道，正如同屠夫也可以信道一樣。所以他有時也來同我們談上幾句，可是過起堂來，却從來不看一點同道的面子。

有一天我正在合起手掌，嘴里咪咪嗅嗅地念叨，解護科長走進來了。他在門口張望

了一下，然後朝着我坐的地方走來。我由此斷定他一定是知道了我的遭遇，特意來的。我的心跳起來，我期待着什麼。他走到我的面前；但是我仍闔着眼睛，我看他怎麼招呼我，我才好決定怎麼對待他。

『你幹什麼？』他在我面前端詳了半天之後才厲聲的問。我心想他也許真的不認識我了吧！我睜開了眼睛，我要詳細看看他，假若他的模樣沒變，我想我的模樣也不致大變，那麼他也一定會認識我的，于是我答：

『呵！先生！科長！你沒有看見我的嘴在咪咪呖呖，我在念經。』

『念經，哼！念什麼經。』

『不瞞你說，科長！是我心裏的經！』我把兩手放下，我看見他一點也不願意喚起他的回憶，而且面孔鐵冰冰的，我心裏可就罵上了：『毛小子你的字是我教的，想不到你倒學了字來罵你的老師！』

『念經爲什麼閉眼睛？』他更一步逼問。

『這是上邊留下的！念經閉眼睛取其心靜，你沒有看馮科長念經也要閉眼睛嗎？』

『你到現在那老腦筋不變，我看你這是想跑，晚上琢磨主意白天就打瞌睡，來人！』

『唉！唉！科長可別那麼，』我冷笑了一聲，『那末馮科長來我閉着眼睛念，等你

科長來我就張開眼睛念吧！」

『混蛋！給我站起來！』

我站起來，因為我是他的老師，今天犯了他的法，我就格外規規矩矩地站着，並且我的嘴裏連連說是，這是我想起我叫他念書的時候，爲了叫他念會不識的字是如此罰他來的，那時他也是這末規規矩矩的站着。這時在我屁股底下壓着一疊手紙，原是我起先想進廁所，爲了在廁所，不多佔時間先由口袋裏掏出準備的。他看見了手紙，變得更厲害起來，他咆哮着：

『這是什麼，又是紙，你想聯絡人逃跑，是不是？』

『不是，科長，』我更加筆直的站着，爲了增加他的威嚴，不多講一個字，我說：『這是手紙，上毛樓用的。』

他聽見我的話，眼睛冒火，就像有什麼沖撞他一樣，事後我一想他姓毛，我就不該說毛樓，因爲睜眼閉眼已經刺了他，這次就是不刺他，他也當做我刺他了。

『向前一步！』他命令我，我就向前了一步，他伸手就打了我一個耳光。這時我動也沒動，我全身的血都涼了，我僵在那裏。他繼續說：『你這個老混蛋，你現在還以爲是中華民國那套，你還沒有看到大日本的威風嗎？你還想反滿抗日嗎？你的腦筋一天不改就一天不能出去！』

說完之後他就走了，我仍然筆直的站在那裏，我的眼淚往心裏倒流。我心想在學校的時候，我什麼時候教過你忘記中國，叫你忘記中國的土地，叫你忘記中國的歷史。我發誓要殺死這個叛逆，但是我無可如何，因為我不知道我還能出來，我也不知道祖國能得到光復。

我在監獄受够了七年零八個月，我判的是十年，中間經過三次減刑，一次是康德四年機構改革，一次是創立建國神社，最後一次是建國十週年，我出獄以後，刑事天天跟着我，天天到我的家裏考察，我幾乎以為這比小監獄還不自由。我們一起出來的錢老二，因為受不了這種生活，從樓上跳下自盡了。這種駭人聽聞的下場，在我們的命運說起來是極其平常的了。

我對敵人有仇恨，我的仇恨之深是因為我自己受了殘害，是由我所受的苦痛出發的。同時我所受的痛苦，是和全東北人民所受的殘害，和我的同案人身受的痛苦連結起來的。我聽說他們的死亡，就像我自己的死亡一樣，我看見殉難烈士家族有一些人流浪在街頭上兜賣瓜子，我心裏的感觸就比其他的人更為動心，我為我自己沒有流過淚，但是我為他們的死亡和災害不知流過多少眼淚呵！

誰是我的仇人呢！我的仇人是誰？是那日本帝國主義，是那些高唱東北和平來殺中國老百姓的日本人，是那些高唱發展東北工業無代價的使用中國勞動力的日本人，是那

些由中國土地上奪取糧食再實行配給的日本人，是那些開拓團的浪人，是那些充當小販客商的間諜，最後是那些所有甘心做日本人走狗的中國人。所有這些人都是我們中國人的仇敵，他們過去殺了無數中國人，強佔了無數良田，燒毀了無數房屋，他們又用滅種的手段對待中國人，爲了這個，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要起來反抗他們，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受的殘害就是爲了我憑着良心和熱血來反抗他們。

我要報仇，我不能輕易地放過一個敵人，我完全擁護今天的民主政府，他把我們老百姓最痛恨的大戰爭罪犯，大漢奸懲罰了，這真是百年來大快人心的事，那些直接危害我們的仇人，那就要我們親自動手。

我忘記不了我身受的苦痛，我就忘記不了光復那天的喜悅，一根繩索從我的身上解除了！在東北獲得自由之時，我也獲得了自由，我們的自由，除了我們可以呼吸自由空氣之外，對我最珍貴的是有了處罰我的仇人的自由了。

我的仇人，就是那檢舉我們的兩個人，我朝朝夕夕探訪他們的下落。這兩個人全由破落戶變成富翁了，他們建築了房屋，在屯下買了田地，那個刑事在光復之後就跑了，那一個因爲他又強佔了民家之婦女，光復的第二天就被找上門來，所以也嚇得跑了。

有一天我正夾雜在那歡樂終日，絡繹不絕的光復游行之中，我突然想起我的老婆在我坐獄的幾年中，盡了她的兩隻手還不能維持生活的時候，把我送給他的一根玉簪典在

當舖裏。我出來之後曾經追問過她，我爲什麼要追問呢？因爲她爲了不叫我難過，從來不提那幾年所受的苦楚，永遠是那樣笑臉告訴我：『天不絕人，我一點苦也沒受過。』於是，我改變了方針，我預備從這些什物上來追問她。我追問到那枚玉簪時，她說借給某人，等那人在場時，我又裝着無意的問了一遍，她改嘴說忘記放在那裏去了，等一下找出來給我看。不用說當天晚上她就吐露了真情。我允許她一定替她贖回來。今天我就預備去找這家當舖，地址她已告訴了我；但我找來找去總不見這個門牌號數。當我找見了最末一家是五十三號，那麼五十五號應該是向東拐的時候在那裏偏偏又從一百六十六幾號排下去了。正在我慌亂的時候，一個年青人正從一座黑漆大門裏走出來。他對我迎面站住，躊躇了一下知道自己轉身走開已經不可能的了，連忙趕到我的面前叫我道：

『老師！你那裏去？』

我定睛一看，的確是我的學生，而且不是別人，就是我在監獄裏遇見的那個唯一的學生。

我故意把他的上下端量了一下，他立刻又躬下腰去連聲叫着：『老師！老師！』這時他已不穿協和服了，指揮刀也不帶了，却換上了一件中國褲衫，外邊套着一件長褂，不認識他的人誰也猜不到他曾是監管幾千愛國犯的解護科長。我問：

『你住在這裏嗎？』

『是！老師！這是我的家？』

『今天我倒要到你的家坐坐！』

『請！請！老師！』他更深的鞠起躬來。

我一邊往裏走，一邊心裏想，爲什麼我和他的關係就變了呢？若是我在監獄裏不遇見，他今天不仍是我的好學生嗎？但是今天我知道他從看見我那一分鐘起，在他的良心上已有了千斤的負擔。這負擔不是他自己能輕易卸下的，而我又是不能饒恕仇人的。

屋裏，十足的顯露出一個偽滿官吏的豪華，這更使我對他的衣飾的偽裝引起反感。我在椅子上坐下，如同有一股不可見的力量牽住他，緊緊站在我的面前，我說：

『科長！請坐！』

他向後退了一步說：『老師！以前的事請你原諒，我太無知了！』

『你沒有想到有今天，我也沒有想到有今天！』我把他引到玻璃窗子跟前，用手指着對面樓房頂上飄揚着的中華民國的國旗。他看看國旗，又用大眼睛瞪着我似乎不明白我的話，事實上他不明白我整個用意。他一時像是得到寬宥，一時又像是得到處罰，最後他自己決定了，朝着我跪下來。

『老師！恕我太無知。』他的衣襟鋪地，兩隻手發抖：『我縱有千句話也不能拚做一句說，乞求老師的恩典吧！』

這時他的老婆由里門出來，她的臉很安詳，手里拿着一件小兒衣，忽然衣服掉在地上，驚叫了一聲，撲上來，用手扶着我的膝蓋，跪在我面前，仰着蒼白的臉喊着：

「老師！老師！」

「你也許還可以當我的學生，你還認得你的老師嗎？」

「老師！他什麼地方得罪了老師？」

「你的男人知道，你問他吧！他不只得罪了我，而且得罪了千千萬萬的東北人民。」

我望着她說話的面孔，這已不是廿年前的少女面容，而是爲子女的勞累變了樣子的面孔。在她的面孔上，交混着驚恐和希望。我看見眼淚擠在她的眼角上，她嘆息着。顯然，擠在她走出來的門口的那幾個小孩子的哭鬧聲，更加使她心焦。她緊緊盯着我，很怕一時忽略了我可以寬恕他們的暗示，另一方面招呼那幾個小孩到她的面前，陪着他一同跪下來。

我望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子，忽然我發現這是廿年前的她媽媽做學生時代的面容。的確她很相像她的媽媽，只是有所驚奇，因此慌張和膽怯。「她和她的媽媽是無辜的！」我心里想，我在心里自己和自己打仗，眼前的妻離子散的景象，不是應該原諒他們嗎？事實的教訓不是已使他回心轉意了嗎？同時一般人常常喜歡用人情來衡量一切的

事，因之會批評我們：『以前是他的不對，現在却是你的不對了！』

但是她的男人假如他像我們縣長一樣，從前把自己入了日本籍，替自己兒子娶日本媳婦預備子子孫孫作日本的『榮耀』的奴隸，因之八一五之時他就像九一八之對別人一樣，這意外的災難，使他痛哭了一。那末他也可能痛哭過了。

這時我站起來，我腿上所受的傷害現在隱隱作痛，只要我閉上眼睛，而另外一副圖畫就閃在我的面前，那是死難烈士的像，他們凜然站在那裏，由他們脚下劃出了一條線自己的戰友和仇人分站在線的兩邊，沒有人可以偷越過這條線，也沒有人可以偷移這座死難者的像，使這條線有些變動，我雖生却猶如死者一樣，死者的像凜然不可侵犯，難道我可以毀害我自己嗎？

我就這樣對他說：『你聽着，我已無公仇私仇之分，你對中華民族做下了不可抹滅的罪惡，應該在人民面前得到公斷，我在師生之情上可以原諒你；但是你所做的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的危害，我若饒恕你，另外幾千萬人將因此不能饒恕我。』

我環顧了一下，走到門前，然後對他說：

『你跟着我走，還是等我在對門打電話給區公所，不過也只差十幾分鐘，他們就會來的，你希望我的原諒已不可能的了，你企圖逃脫更是不可能，我在打電話的中間可以充分的監視你。』

這時他的老婆連爬帶走跪到我的腳前，她呼嚶着，牙齒發抖；而他仍然跪在那裏，木然不動。我撫着她的頭，加上說：

『你放心，當初我被捕的那天晚上，也有大小在哭在叫，那時沒有人同情他們，但是我却同情你，同時我對他，我一定也要以師生之情，幫助他改邪歸正，只要他真心回頭，我可以保證他得到民主政府的寬大。』

說完我就走去打電話了！

×

×

×

×

故事結束了，他的眼睛定視着面前的一點什麼，然後他慢慢地轉向每一個人的面孔，似乎在徵求大家的意見，這時我們得知了他的遭遇之後，他的面孔在我們眼中完全變了，好像我們可以從他的臉上讀出他的故事，那是超人性的堅毅和奮鬥，因此在我們心中充滿了尊敬和欽佩，我們完全浸潤在被征服的喜悅的心情裏。